撫松小說

全

Carpentier

撫松小說

金進士命時即 升巖高祖側室子也爲人清脩耿介堂号撫松老職同知以其
一篇雖其聰明過人而乃於八十五歲後所撰故文辭蕪澁頗未通徹覽者知之

麗朝平章事崔奭年近六十喪夫人隣有蔭官初入仕者有三女家計貧窶故女皆過年而不嫁崔每以夫人朔望祭饌必歸胙於蔭官之慈親其家深感焉一日崔語蔭官曰聞公有三處女當嫁云老夫無子故方欲后娶公未可許婚否蔭官答曰老母在堂不可任意歸議而可定爾以此稱托而還則其母與其妻皆言受恩多矣而果其年歲太不適奈何決難許婚矣其女出拜曰處子於嫁固不當顧爲有家而第以吾家形勢言之則家嚴方始未官有二娣且家計甚貧將來形勢有難勝言而吾爲結婚於此則二娣之婚亦可易矣豈可有嫌於女子開口於婚事而不言也其父聞其言乃決焉遂及於崔相之前崔相大喜起而謝曰今聞處子之言則世有年相若而爲寡者亦多云者此乃達理之言也乃得賢婦人也遂擇日而娶焉生子是平章事惟清惟清年十四而孤夫人之與崔相同住不下十五六載而惟清之子讜詵皆位躋平章其五世孫崔侍中瑩也此豈凡婦人之事耶我 先相在世時每常言之金同知 令監嘗聞斯語於 先相國以及於余爾 同知令監即我

高祖父從弟也卽巴江令公斗南也

洪武十三年己未歲倭賊五百艘寇三南屯于雲峰縣引月驛中外大震麗朝以我 太
祖為楊廣全羅慶尚三道都巡察使以圃隱鄭夢周為副往擊大破之於荒山殺其將阿
只拔都我 太祖威德勳名日益蓋世其於天意人心槩可知已圃隱從我 太祖振旅
而還至于全州府登萬景臺在府南 作詩曰千仞崗頭石逕橫登臨使我不勝情青山隱
約扶餘國黃葉紛繽百濟城九月高風愁客子百年豪氣誤書生天涯日暮浮雲合矯首
無由望玉京云我 太祖知其終不歸心也云爾
我 太祖大王自咸興回鑾留駐豐壤尋宮居之時或微服行于免院川上不設餌以垂
釣嘗於九月念間單衣笠巾韋臨川上有一行人中路遇雨行裝盡為沾濕來到川邊卸
鞍而出曝所持物件望見我 太祖大王以為鄉居士夫而寓興於觀魚矣乃於行笥盛
以生梨四五介進于 太祖而問曰不設餌以釣魚何意也 太祖笑曰非為得魚乃寓
懷也仍進御一梨緋細於其行李所在適見愽戲畫紙 太祖問汝知愽乎對曰自少善
愽無能敵者矣 太祖以天縱之聖最高於此材遂與對局 太祖除一車軍人請勿除

之再三而運用手法直相敵至三局終未決勝軍人回首日西起欲治行 太祖止其行留宿而決勝則軍人曰明日乃兵曹點考不可淹留 太祖曰我知兵曹堂上郎廳無不親切汝之立番亦可全減矣軍人乃始載卜於其馬請 太祖扶其先載卜物 太祖以手扶持訖曰我先歸家送人要汝於路左矣汝第上來爲教行數十步已入宮使小宦待於路邊軍人問曰如此〻〻兩班令我上來未知其誰耶小宦笑謂曰果我〻 上王殿下也軍人始大驚云既犯死罪只俟誅而已小宦及別監引挽入内拜伏階下 上王命陞殿上對與之局軍人或失手則負 上王或失手則不勝至夜深乃罷 命留宿於別監直房翌朝 召對與局亦如之其日乃 太宗大王自都城臨幸問安之日也 太宗駕至門外宦輩悉所以然而奏之 太宗亦喜甚蓋以偽世子等死事 太祖移御豐壤之後尚未與 太宗相見 太宗聞曰問安於外而已於是 太宗乃入四拜於庭循階而上殿跪坐於 上王御座之右當 太宗入門之時軍人欲起避 上王止之仍對而 上王失手則 太宗不覺奏以失手 上王徐曰我令君訓手乎因出軍人題名小紙以授曰此軍人今番減除可也 太宗親受而出幕次以口傳政事特陞堂上 拜豐壤宮衛將

政筆既入 上王笑曰汝可出去謝於汝主今中宮覓給紗帽團領 太宗引見賜酒
上王曰君臣分義有所當爲因令罷 駕入京而還終 上王末年以衛將直宿陞二品
或傳宋姓而名則不傳於後可嘆已
尹相國弼商坡平人也高麗太祖勳臣莘達四世孫平章事文肅公瓘之裔孫也 成廟
朝奉使赴京推卜而還一生仕宦無不相符而至於終命處則日暮三林下永別一枝春
故生來所往必問三林之地名矣以 成廟朝廢尹妃時爲大司憲公首發其議故燕山
朝遠領相削職竄公州既至問此境內有三林則對以無有公以爲然則非終歿之地也
時監兵使連來見之故使差備妓生梳頭卧而聽之里中群兒相問曰與之同往採薪可
也汝何之而我何之歟一則曰往上林一則曰往中林一則曰往下林云公即問妓生之
名對以一枝春問日暮則幾至於落矣金吾郎果至賜藥而燕山怒猶未解其後剖棺施
刑臨終戒其子承順勿爲亂子業故以蔭官立朝孫釜登第位至二品以中原推卜若合
符契亦嘗赴京問之則論平生官位末終亦曰一官難印綬魂斷白雲中之句後爲江原
監司到界之日見其印匣甚大恠而問之吏輩對以無兵使故兵使印同入之矣公心知

其終身於任所且南有白雲山果卒於原州其子安性爺位至兵曹參判其副室子常〻
言之名淺也

成相國俊字時佐昌寧府院君謚文靖汝完世孫以 成廟顧命大臣事燕山〻一日與妓
耐寒梅同坐於床上使還長起舞又使諫官執鼓桴而鼓之公入諫曰當改之因顧執桴
諫官曰君雖有命公等何如是耶憲官及執桅諫官即止之主大怒即令公出去而其後
殺之又殺其二子承旨景溫仲溫公於 成廟中年爲咸鏡監司患癘疫幾危問於其境
内卜者對以此爺當位至相國若歿於此病則可矣而前程尚遠云聞者不覺其禍慘之
至是也景溫夫人烈婦李氏子覽即余 祖父贈領議政公之外祖父也李氏於燕山廢
黜之日以平轎子隨其後數其罪曰何負之有而殺吾舅與家翁於一日之内乎今君此
行向誰怨尤追至江上孔岩津主頗苦之頻〻顧見云出居于廣州夢村里後又喪子每歲
四名節日精備祭物躬親往祀于楊州海村政丞墓而常持短釼長尺餘者曰無子孀婦
如有不虞之變可以此自決矣一日祭時有大虎出於相國墓床石之前奴婢惶惑顛仆
夫人拔釼向虎曰汝乃獸中靈物也吾以寡婦無子故親祀於舅汝何至於斯耶汝若不

退吾將以此自到矣虎乃俛首而去有若聽知者然立烈女碑於廣州夢村碑尚存焉一
夕大會諸孫百餘人設二榻於堂中一置美田標記一置良駒標記令諸孫任自探取以
為己用諸兒競趍美田榻獨吾　先祖父取馬記以出一座奇嘆李夫人以此大加稱賞
而問之則曰駒也踊躍可愛而養畜也其短釖傳于祖父以及我　先相國矣歲丁酉為
唐將而　先相國贈唐將云

李叅判清己卯士林中名人也以舍人同被竄黜至丁酉復叙為掌樂正中間廢蟄至十
九年之久也以妓生之故新進舍人不知其為先生出牌令進來公即晉往中書堂門外
招諸書吏則皆年少不識者有一老吏白首衰老者望見而再拜問進賜何以至此耶公
曰汝之舍人司曾無發牌招先生之規矣此風始自何間乎老吏曰年少新進不識之致
也因前導高聲云大先生入來矣坐堂舍檢奔走出避於清風閣後一邊令入來面責一
邊請方外先生大張酒樂盡日歡飲發牌諸公終夕起舞去臺罰飲而罷真太平盛事也
可尚也已公位二品宰相云公之曾孫李天安廷稷即完平相國之女婿也而李叅判延
年之祖父也四十年前李天安來拜于同知令監前言之甚詳余得親聞之爾

安內翰命世當乙巳權奸李芑尹元衡林百齡搆誣殺柳仁淑柳灌尹任安內翰乃書于史冊曰 殯側殺三大臣同時入直待教韓公智源見而着名藏之史庫歲戊申鄭彦慤以全羅監司遆還止宿於良才驛(漢江濱也)見壁上書以乙巳功臣爲搆揑彦慤將其壁書而上告 文定王后下其書乃問議於大臣李芑等等對曰人心如此可出見史草 大妃女主也未諳史閣(不得)開見之規而乃許之安內翰自翰苑即出來於韓所曰君則着名而已直書者我也君則無患我將必死矣然亦有偕生之路君則當生可也適家有旨酒韓勸之飲盡一壺而去明日安與韓果下金吾韓則有族分於李芑賴是而得生安則處絞作詩曰擊鼓催人命回頭日已斜黃泉無一店今夜宿誰家可見其精神之不亂於臨刑也內翰夫人有娠滿朔自樓妝下賴人不得死生子是安百之也清議恢張之後韓以曾經吏正弘文校理之人屢補傳川仁川等官而歿苔巷(苔巷韓參議名懷智源之子而金進士之妻父也)每言先公若出直筆之言則安內翰雖極寬大人情不甚相遠明日將死之人豈肯來見而飲盡壺酒也以此可明先公之心跡也云

尹修撰潔南原人也天姿清直性又好飲故言不顧爲內翰書安命世之死於史冊曰殺

烈丈夫安命世云而為修撰嘗於宴會謂青原尉韓景祿曰淸名之士死已幾盡君啓達於君之丈毋可以止殺也一座驚愕奔避竟以其言就理拷死杖下自少多慷慨棲於蕭寺也日夕每誦前出師表止必涕泣當其誦時儕流戲言公且泣矣荅曰爾何得知其感慨如此嘗作鸚鵡洲詩膾炙一世與同姓五寸姪尹相公自新相愛凡往讌席必以妓生載後而歸與之尹相公酷好鮮色故也尹相公曰何以載来荅曰爾所好者故載来也葬於金浦尹相公族山尹相公悲其死於非辜嘗往祭以詩曰平生賦鸚鵡今日使人悲蓋以言不得考終與禰衡同鸚鵡洲同也用意精切韓荅巷每吟咏而稱賞之尹相公能文善為詩少也嘗題詩於妓生紅錦裙幅云嬋娟三五翠眉娘名屬梨园苐一倡蕩子恩情深似海花官威令肅如霜蘭窓日照朝粧急松峴風高夕履忙相別時多相見少陽臺雲雨惱襄王云翌日妓赴中書堂讌席起舞風捲舍人見而問之妓對以公舍人曰覩此作不久當坐此席給妓數旬之由詩之感人如此

安敦信　成廟朝人檢漢城　贈貢成祿之子而左議政貞愍公瑭之叔也兄三人敦復敦厚敦善皆登文科而獨早孤不學登武科其母白川趙夫人不令拜之於眼下官至兵水

使而將二十載及爲北兵使公上疏辭職曰得罷家庭不得拜母面者至廿載也以臣之罷敢居武臣之極職乎　成廟怪而下問於承旨敦善對曰寡母稟性偏塞以敦信發身武弁故不令見之至此久也　成廟嘆其教子嚴正曰予當令卿之母夫人相見也即令官備大宴舉措於鍾樓下一等妓樂樓上以典設司帷帳畫之且給上番軍三千具鐵甲前後擁衛令敦信着大紅段天匿蓋紅段天匿僭服而北兵使宴享蕃胡之時則許令擁着故也安敦善木三人陪母夫人至鍾樓札床張樂已而北兵使以其服飾領三千鐵騎擁衛前後旗纛而行過母夫人驚曰此敦信也何官而如是其盛耶三子對以北兵使也母夫人曰此職頗勝於汝等之職也遂召見而參其宴　成廟盛德之廣大際會風雲如是其至也

尹同樞君平即洪相國益寧府院君瑞鳳爺祖父同生娚也資稟超凡是真仙骨而平生不以其異於人者示諸人一日田禹治來現談話至夕〻飯後至夜三更辭退公令其孫児見之則田即出大門外路臺立語數拜忽有肥如龍之馬具鞍而燈火僕從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去孫児以此入告則公令其孫往見南大門孫児往則田到門則其所鎖門自開而出

去出即自閑孫兒歸而告之則公笑曰技止此耳明日田復來談間笑曰令監之合還未知幾何耶公笑而不答是日亦與田朝食至晡時公召其孫兒謂曰田禹治方坐於景福宮刑曹墻下矣汝去起送傳我言勿侵犯長者之意亦爲說道可也孫兒晉進則田果倚坐於刑曹墻隅曰朝日拜令監而來此則有一人拉余而坐令不得起動云孫兒扶起傳語則田即與俱來再拜而謝云公之妹氏居在晉州地一夕公悲慟曰妹氏逝矣具初喪諸具斂布數端使金甲神人送之翌日答受而還果是也公之卒逝之日洞中彩雲飛映遙空聞仙樂拜遂殂入棺後及至葬時棺忽輕虛開棺視之則只有大斂衣服而已色身則已無也真是神仙明矣洪大諫命一令監即余進士榜壯元也嘗與余語之甚詳爾尹同樞四家即完豐府院君家東邊呂參判爾徵令監家而李僉正末年買得之基也

田禹治松都人以符術能役衆鬼名於一時青坡朴僉知令監天叙外三寸也申某與之交親切焉田每自松都上洛必接於申家一日青坡一里癘疫大熾染及于申家々主婦方病劇田適來至申以救護醫藥在於草堂迎謂曰家內方病不可往也田即求水以婢進盥則洗其手用指畫數三字於空中見金甲神將詭于前田曰此家內癘疫方熾即可

驅逐云則聽命而去自其日曾患癘疫者或至五七日或三四日而見差申家一時如常
云雖小術尚見其神異也
成司藝子濟右議政世昌之孫也未第時為　穆清殿叅奉出往松京與同任交遞直宿
數相出往與僚交代僚貧發行後雨下僚貧與松京名娼真娘交歡久矣送後天雨終夕
真娘留宿時當春初成以僚貧之情人先卧而令真娘寒則可煖足於衾裡云夜半真娘
脫其衣裙而入于懷曰吾與君有何相避歟成即起整衣衿曰同僚有兄弟之誼不然則如
爾名花艶色豈不欲近之也哉真娘即笑而言曰我觀公之儀表殊非超凡今乃備盡中
心初未嘗致礼於外兒也已真娘之名卒措辭如是其敏捷也韓咨巻與成司藝子同知
恬令監相友善咨巻聞于同知而語于余
金相國慶林府院君命元爺自少風彩豪俊為一時所推重以進士捷漢城試初試方講
經學矣隣居宗室錦溪君所畜京妓玉梅香置於後園草堂慶林嘗相通焉一日慶林踰
垣而入與之共卧錦溪出他而還乃執相國而下傳於杻將以大杖打下相國伯氏慶元
時以掌令聞而大驚即時步往則閉門不納使所帶憲府所由撞破門樞掌令乃入言曰

與吾進士同生也自家頗勿咎焉錦溪曰雖是公第而白晝不衣冠踰垣竊人愛妾者是
果士夫所為乎因令解其縛與其冠而上坐仍開小宴曰今番會試能捷壯元則當以玉
妓送謝矣及會試相國為亞元慶宴時錦溪亦大張宴樂初日相國家設讌時錦溪亦來
參翌日錦溪邀相國兄弟設宴極歡出玉妓彈琴夕還家相國以為不為壯元故不副前
約也俄送玉妓曰今果依約爾公即送還曰今乃與自家有親誼何敢受也錦溪亦不受
後為寧川尉申之妾以專寵之故　文定王后囚訊寧川尉竄珎島玉梅香則竄江界相
國以校理在玉堂見分撥即送下人於本家盛備晝果出餞玉妓於弘濟院曰旧情不可
忘如是而送汝也其豪放傑出氣像可見而雖娼女亦會合之不偶爾
明庙觀翥白馬於　殿前使在座侍臣諸宰賦詩申企齋光漢先成以進曰望夷宮裏鹿
為馬走入桃源避虐秦背上落花憐不掃至今猶帶武陵春　上大加稱賞而特賜賞焉
湖陰以一代差後企齋〻〻卒後出集之時攝其尤者數十首而為其已稿云文人之事誠
可笑也
徐居正号四佳字剛中安城郡守彌性之子也而權陽村近之外孫也　世宗朝以文名

於世 成宗朝典文衡二十七年之久無嫡以側室子景福爲奉祀承襲封君爲牧府使
至拜判決事 國家待勳臣之道至矣四佳病篤問於家人曰外議如何家人對以物論
以爲速辞太學之職爲可云矣公喟然嘆曰吾適則成俔必爲之爾蓋成以四佳久掌文
柄而不辞故常譏之也四佳之文名宦達亦有所惜於傳授者如此可笑四佳適後魚世
謙金戡代之成慵齋淂不拜之爾四佳墓在廣州夢村 徐居正後魚世謙洪貴達成俔金戡申用漑南袞
余於萬曆丁巳同知令監爲廣牧時以洪唐興喪柩發引致祭時余亦陪往弔於喪人曰
過達城山所也退計二十年前乙未歲徐監司元履令監按節于此道時問則四佳文集
国初刊行小板至三十卷云雖非直派徐其同宗故能知而言于余也
領議政權轍字景由安東人相 明廟朝八路州縣道里及户口穀石元數無不洞知人
言宰相則 國初以来必稱權相鄭相國彥信爺少時治其友生之父兄喪事儕輩以鄭
相咸輕易之權相國見鄭相而問曰鄭生之名爲誰耶諸公對以爲某則權相曰年少輩
雖以鄭書房(爲)輕易之鄭生乃能坐吾儕之座矣古人識見如此
中廟十四年己卯南袞構誣諸賢殺趙靜菴金冲庵奇遵而入相至丁亥始死末年聚其

平日述作而盡燒之乃嘆息人問其故荅曰吾少時觀小人詩稿則殊不欲觀也云此乃
自知明甚也大觀齋沈義即沈貞母弟也與當時名賢莫不親厚慕齋金相公題沈貞逍
遙亭一聯云落葉藏秋壑斜陽映半山(此一聯他書皆作朴訥齋祥詠與此相左)沈貞未能覺知大觀齋與慕齋藏言
當以句意說與家兄也弟兄之間亦知厥兄之事甫昔王平甫亦知半山之誤國而屢言
一日平甫吹篴半山曰學士放鄭聲平甫曰丞相遠佞人呂惠卿時在座含怒他日曾布
見學士之哭於家廟而言學士丞相之弟而何如是耶平甫曰丞相吾兄也汝輩誤吾兄
吾兄得罪死先人之墓見掘則何得不哭也同父母兄弟尚如此而容齋則南袞之死作
政府祭文云俎兹变乱　宸心不恬夜起彷徨誰爲予醫衆緒且避公决其疑主憂臣辱
寧恤我危解紛釋難上下漲〻王曰休哉百揆汝司云者是何生並一世身親見之而措
語如此其性情未可知也且撰韓判書世桓碑云新進得志公獨不與俯仰云題權右相
鈞碑云新進用事專務更張云韓判書及安判書潤德當入神武之日稱以老病不與之
偕也盖容齋代止亭爲太學士其志同氣合所見不異於南力擠群矣而得免與南沈並
稱者何耶南以領台至丁亥辭位而政府祭文之外又以文祭之詞極贊文章雖推爲

国朝第一云者鄭湖隱士龍題唱南岳集跋語也而為人則其與鄭相國文翼公之叩頭
流血救静菴者比之則不啻霄壤也
東皐李相國當丁卯 明廟不豫時率左右相直宿於 闕内 聖候漸復天和他相皆
出李相獨留曰 上體欠安久矣不可輕易離去云及六月二十八日夜半 疾大漸李
相入侍於寝殿簾外請問後事 仁順王后親自傳語以德興君第三子諱嗣位為教而
諸宰入宿 闕内隨至階上者亦多李相曰小臣重聽請更受下教云則 仁順王后明
言至再至三諸宰悉聽然後李相使翰林尹卓然書 傳教於紙尹於德興君第三之三
字具書以參字則李相曰是誰之子歟盖稱其老熟於事也逮至 昇遐李相遣都承旨
李陽元詣本宮傳 末命 宣廟方在德興大院君喪中即入辞於几筵乘小輿詣闕入
哭發喪於 大行殯側而翌日即位是時儲嗣未定喪出不意群情遑遑諸宰自外入者
未知策意如何大司憲金德龍請問後嗣則李相責曰大臣親受 上旨憲長出而正百
官成班行可也云李相之不動聲色處大事於危疑閔[illegible]之中措国勢於泰山之安其所
施為不但高出於一時其器量凝重亦可見也雖宋韓魏公亦不足過也李相之卒也以

朋黨有私漸進劑而既蘖端不明言栗谷未贊成歲壬申秋疏其非至云古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今人之將死其言也惡又言歲頭匿形其言如鬼如蜮使人君舉疑一世云李相
之雖不明白痛快至於先見之明相業之偉則人所共稱今何摘過至此乎昔張忠定議
寇萊公之勳業曰使萊公治蜀則鎭服人心平定禍亂未必勝於我至若澶溪一擲我不
敢為也古之君子自知甚明栗谷乃學問淵源人材之傑出者也當其時則未知何如而
其言辭之無倫有非學者之言也此豈君子告君之辭哉以丙申生至壬申是三十七歲
也或言氣銳年少之時故痛其李相之不明言而為此疏矣云不然自他人觀之則或有
此失而栗谷則間世挺生之資年始二十一歲誤入禪學乃即覺悟而復初則是無愧於
古之學者其年歲之未及於道成德立之時固不可論也未知其末年能無愧於其言之
至此耶抑一世尊崇而留此疏刊行於世其意亦未可知也余聞吳贊成祥爺題東皐挽
曰不待百年公議定是非何累他中身未幾赴京而還因被臺評不得復命又閔同樞忠
元題東皐挽曰浮議何須誠中心不自欺亦被其臺評蓋朝議之攜貳至於此也栗谷墓
碑之始出滿朝由文而書李判書必榮代文李書云果不可出[illegible]

臯遠識遺忠可謂神矣栗谷此語
其輩反誇張之不知所諱何也

霤溪兪校理好仁生長嶺南少時無名登第拜校書正字入直香室時當暑熱未授單衣汗沾緼袍忠義軍厭悪其臭乃指送差備門內〻侍厅兪以遐方新進不知深邃只着紗帽以便服入往則年少宦輩望知其鄉態迎而上堂以為破寂之資是時 上自内出臨内侍厅兪伏於庭中 上問曰何官乎對以校書正字何科乎對曰明經科時 上適究周易乃令别監取給團領又命内侍抽問周易所對分明一〻解釋以達 上大喜特拜弘文博士 批下兩司俱叅劾其誤入内侍厅之事 上召對兩司多官各問周易難疑處皆不能對 上曰經幄之臣以汝輩不知易者尚充可乎亟停勿煩陞修撰後為親乞郡除山陰縣監到任以後日以教誨儒生為事而不聽政一日民来訴曰所志呈官久矣未得受題誠為悶迫云在前衙前問所志呈官在於何日耶民曰已五日矣吏曰上官之日所呈今至數朔尚未决題汝何敢以五日而為久乎霤溪亟稱曰吾之知印可謂敏也在座受學儒生不覺發笑霤溪曰爾勿笑吾政治吾則笑爾學其笑一般也又善詩故成廟褒之以詩友在山陰縣有北望山川隔南来毋子同之句入為校理乞守咸陽郡

上召見便殿賜酒又出示御佩錦囊中明珠大如栗者二枚仍賜其一枚曰慎保毋失以
為他日相逢之資兪拜謝夕宿於漢江　上遣中使賜御酒出餞於舟中且給中使以
上所佩錦囊明珠令中使於酒酣後出示濡溪求見濡溪所受之珠投諸江中〻使乃如
上教兪果出示其珠中使即投之於江中濡溪驚愕哭之欲投於江中〻使與諸人並
挽之濡溪令漢濱諸人入水求之乃日暮不得仍留宿江上翌朝網得秀魚其大異常濡
溪歎其不敢献御而剖其腹則所投珠呑在其中即下去未幾以差負上京　上即召見
賜酒仍問珠之無恙而出示白　上所御明珠兪乃進其珠　上驚問其故細陳覓得於
魚腹中　上歎曰君臣之間天實為之有此感通矣在郡而卒是甲寅歲年五十也嘗直
宿湖堂　上遣中使宣醞令中使俟兪之泥醉以眼前所見難狀之物為題中使如　上
教以江上燒木載舡為題而又呼韵即對曰斫盡春山一半青滿舡横載泛滄溟幾驚鷗鷺
烟霞夢未泊芦花細雨汀其疎於事物上如彼而至於文詞則如此
洪上庠裕孫十歲奇童也嘗謁徐四佳時梅月堂在座四佳呼韵使作近體詩其一聯曰
青山綠水吾家事明月清風孰主張梅月堂泫然流涕曰剛中雖余而不得如此也蓋悲洪

以童子猶知其平生落拓也洪遂擅名於當世至其末年姜晉川渾請修科業捷司馬嘗
往嶺南方伯即其門生也大會一道文士而白日場洪爲座主晉川始十餘歲以聯句居
魁方伯問此作何以居魁耶洪答曰有文章地步爾其後渾之文不爲長進嶺南士夫笑
曰洪裕孫藻鑑乃如此也晉川奋然曰文章餘事也遂往抱川訪洪所居洪初不能知之
晉川爲叙居魁嶺南之事且言以己之事未免貽笑於先生故奋然而来爾洪大加稱賞
留而教之者四五年後乃歸家渾年二十也年逾二十家貧故又不得冠焉有聞庭試之
奇徒步上京至沙平院止宿再昨乃試日也漢江舟子例利其先到舡価而鷄鳴而起泊
舟江岸憑艙假寐夢見黃龍自其舡頭而飛昇總角年二十鬚始生顋者登龍頭驚起視
之則有一儒士入来即其夢中所覩者也下舡迎拜坐於舡頭龍飛處渡江而邀其家盛
供酒食晉川恠問其由舟子對曰明日出榜後當言之爾晉川醉卧不能起舟子具鞍馬
入京寓族親仕宦者之家舟子〻来宿送入晉川於庭試作表果居魁乃　成宗末年
親臨瑞葱臺取士也及臚傳　玉陛群臣見其未冠請削科　上不允召見命呼韵製禁
池秋荷詩即應製曰唐女初裁紅錦裙得憑征鴈寄郞君秋風一陣渾無力虛擲天涯幅

幅分　上甚嘉歎命賜冠服而唱榜當時榮之逮燕山朝為承宣嘗挽宮人哀辭曰何處
青山埋玉骨秋風落葉不堪聞燕山以謂我李太白也至反正之日以承宣時仕陪吏誤
聞更鼓以為罷漏鍾辨請坐於其家晉川出街適遇柳菁川盖方赴訓鍊院凡大事也晉
川回馬首入屛門菁川使人出來仍問所之晉川答以下吏所誤欲至待漏而入朝矣菁
川曰今有妙理君須隨來也晉川乃聽其言尾而往焉則至射廳始見其大會請於菁川
曰吾亦同入乎菁川曰可坐以待之已而三大將論殺當朝嬖幸分遣其人如此〻終至
晉川之名菁川命晉川出拜善也則已在此因言遇此昏亂之時既不得死則仕宦豈其
本情也況為下吏所誤適復遇我於中路豈非天耶云〻遂得參勳致位宰相人之死生
禍福乃天之所定也 挽宮人詩句以李安分詩載於諸詩選不啻昭然〻則晉川所作之云恐誤
尹相國仁鏡以切臣後裔為忠義家貧不能修擧子業一日其洞内有銓曹堂上以洞内
之分嘗擬望隣有士人抵言於銓官曰尹也無名況不文公乃擬望故不無人言公答曰
以洞内之分義擬之果有人言則不必再擧也尹相聞其言窃怨其抵言者曰亦乃吾命
窮所致也欲問其八字於當時名卜至其家則問卜之人皆滿朝士夫家子弟也尹相以

其跙唔蹤迹不敢唐突而退空返者累矣適會其卜者被召於其銓官〻之奴馭其卜而
入里門尹相叩其馬首言其累往之事其卜停驂而問四条尹言之卜者曰生員居在何
處乎尹相答言居在此里矣卜者頗與之偕往本家乃下馬再拜而謝曰必未四五年而
登第位至領議政矣尹相自知其才未信卜者之言然厭悅而送之卜者至銓官之家銓
官問曰逢来何故歟卜者對曰来時適遇尹政丞以此太遲矣銓官問其奴曰洞内何状
之家耶對以尹家銓官大怒令曳下其卜曰尹生乃如此不文之人豈有登第之理而汝
至曰政丞爾之術業不問可知何用問卜於汝哉令捽髮驅出其卜者徒步至尹相家而
言曰吾以相國之事見黜於銓官而来矣尹相答以笑曰初以不似之言發也終被見黜
者固其宜也其後至燕山末年燕山深怒士夫之誹訕朝廷將欲大殺儒士乃下令庭試
取士俟其大會然後必欲盡殲之及其試日也公卿家子弟則瞯知之而不為入去尹相
則以忠義入番自此入試場會燕山親臨庭試而欲行前志有一宦官諫曰公卿子弟則
元無入来之事欲行前志則徒得殺士之名矣主大怒囚其宦者令試官乃試士取尹相
為壯元拜刑曹郎官逮于 中廟朝勵精圖治之日時當極寒夜半 召對入直刑官

上問罪囚幾何尹相悉亂數百餘人罪犯甚詳 上問何其詳盡至此乎尹相對以臣待罪刑曹雖他所管不敢不詳故別用小冊以誌之爾 上納其所記就其輕囚百餘人亟令放送蓋念寒之至意也自此大加褒獎終 中廟末年竟至首相人之窮達莫非天也 思齋

摭言以此錄因事作尹坡平弼商為刑房承旨時所為其言甚詳 刑郞本差夜半 召對之規則摭言似是而此言恐誤

鄭相國文翼公為湖南方伯時金思齋以都事隨行秋巡道內自錦山抵光山之路未及中火之所適見路傍晴川白石翠竹青松極其明秀文翼公輕住褰帷與思齋坐於川上談話伊時下人箄泝流而上有竊聽之狀問其所由對以棹歌之聲出自谷中云云未幾雷雨大作趣駕而行及到街口乃一盛村也樓閣隱映於柳外坐客十餘人高會設宴紅粧翠娥列侍於左右望見方伯之至奔走避散文翼與思齋登樓坐定主人請謁乃一儒士也仍請白曰鄉曲寒士不意使相之行至此適以契會幸有薄醪願獻一杯云公乃許之乃進大供具綵竹鏗鏘遂開大宴雨猶不止隨行察訪亦與宴上下并百餘人公慮留宿之資主人曰小人家計雖不富饒亦可供使相行李一日之食矣當夕進飯則排盤之物介介珍饌而監都事察訪軍官所帶下人各使其奴婢一家供其下人一人其戶數可

知夕後復進酌至夜半而罷翌朝又進朝饌公蔟向至光山公以為其主人乃鄉士也乃
以鄉居所無者黃筆二十枚墨數笏壯紙十餘束送于主人〻知其意乃受筆墨各二紙
一束而还封授其来吏曰長者之賜不可不受故只此受之而所儲者果如此也因開示
紙室各樣紙地山積而筆墨亦且盈滿於數櫃来吏歸達其狀公稱說未已且曰其家業
既如此更有何求也思齋曰使道與下官則既有羨彼之心而彼雖豪居亦猶有羨於察
訪者矣公大言爭之曰何乃輕辱高士至於此耶思齋極口爭辯而公終不回惑矣十餘年
後文翼為礼曹判書思齋為參議時罷歷坐衙而做道逢一堂下官以公前導呵辟入
避屛門思齋疑其主人顏而使人請見則果是也問其官初入仕也主人曰緣到洛裡故
未及進拜於令公與礼判前矣思齋遂與之同往文翼公之門公迎謂曰即緣相會於府
中有何事来訪耶俄且主人隨来公大噱云〻其後公遂拔薦其人仕至堂上屢拜州牧
云其姓名忘逸可嘆
韓上黨明澮以國舅位首揆作狎鴎亭於漢江上流越邊往来遊賞嘗齎百金於京師京師
即上京帝都非我國京師也購姜太公渭川垂釣圖以来作幛揭壁眞天下絶宝也公請邀一代名公巨卿

而賦詩公卿皆推讓於金時習時稱金五歲〻〻云者梅月堂於五歲時 英廟召見使製三角山詩束聳三峰貫太清登臨可摘斗牛星非徒岳峀興雲雨能使邦家萬歲寧云乃五歲故當時世呼金五歲公乃使人訪之於圓覺寺〻僧為言昨日果來此寺今不知去處矣乃於酒肆中醱其醨而哺其糟時方頹卧而睡熟云公以人轎舁至亭上設席高枕而待其酒醒久後乃起問曰此何處所耶傍人對如此〻〻而邀公不必為訝也梅月堂聞其前後所由即索水漱之取筆題之於幛子風雨蕭〻拂釣磯渭川魚鳥共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却（却字本書作空字） 使夷齊餓採薇云而落筆即出門去格律森嚴辭旨長遠百世之下可想其天挺人豪也

成廟朝有一武臣為邊邑宰臺諫以目不知書彈之 上乃召武臣問曰然乎對曰臣豈一字不識也亦能作聯句矣 上以南字命題武臣即題曰南山虎伏人去黃 上問黃字之義對曰黃壓也 上大笑召發論臺諫續成其聯臺諫終不能對 上命召大提學徐居正續之徐對以北岳蛇盤兔來玄 上大加稱賞令庸臣赴任而遞其臺諫曰風聞失實未幾復除臺諫遞其武臣蓋以不合於臨民之任也 成廟顛倒豪傑太平盛事槩

可想也
奇學士遵以己卯名賢謫穩城竟被賜死嘗直宿玉堂得一夢焉乃遊極邊之地吟一句曰
細路逶分秋草外人家多住夕陽中因悽然悲傷而覺則流淚沾頤逮至北遷果前日夢
中所覩地作近体詩仍成其篇曰匹馬盤桓倚古松天涯垂淚獨登峰潮聲寂寞河關閉
木葉蕭條城郭空細路逶分秋草外人家多住夕陽中征帆萬里無回棹碧海茫茫信不
通云末句悽切無復生還之意槩見於斯也大凡人之得喪存沒莫非前定而然也可慨
也已又題撫胡樓詩曰山勢橫分柔遠鎮笛聲多在撫胡樓云云在 宣廟朝車五山天
輅謫鏡城有詩曰天外怒聲聞瀚海雪中愁色見陰山東岳李知事安訥爲北評事有詩
曰孤城缺月懸愁外故國烟花落夢中云此詩爲北關三絶句云而車詩豪壯李詩騷韻
然與奇詩長短而吟玩則其閑遠廣漠之氣尤覺焉永而詩似不得齊驅並駕矣
洪上庠裕孫以文名於世一時公卿與之交遊而家貧無以自資少時約諸公窮探嶺東
八景獨無騎率臨行借一力於諸公以封書指送于春川狼川地境極其深僻處有一村
庄傳致其書則主人歎接而具鞍馬發程曰此行不必使我進來而既令進來何敢違逆
詩

遂及於洪諸公頗恠之行至通川叢石亭游賞數日忽見石上有一絶詩云先生檀帝戊辰歲眼看箕王号馬韓曾與永郎游水府又牽春酒滯人間云且其所題處又非凡人可書之地諸公以為神仙人所為洪卒享年幾八十云俗傳洪平生能役鬼及其衰老為京鬼所困臨没謂家人曰有人若來問吾之去處愼勿言之乃匿於土窩中使無寸隙已而有人來傳切親訃音家人不覺驚動乃指土窩其人即化為大蜂其大如瓠突入土窩家人乃覺見物開土視之則洪已絶云洪七十之後生洪志誠年甫十歲洪遺命志誠使受學於李長坤志誠闋服後入謁于李則李時為司馬之長見洪謂曰吾有受業之恩有此托孤之命果非尋常之意也遂教誨之洪年十三而始受史略初卷自天皇止一萬八千歲終日不能學李歎曰吾師之子而今複如此然教之不已至春秋戰國歲且暮矣洪乃以覲慈事辭歸至三年不來李甚恠焉後果來謁李責曰遺命之師不可背棄洪答曰以學業未暇一未來謁爾李曰所讀何書能讀史畧一秩循環講習矣李大驚乃抽出漢書而使之讀之則讀之如素所誦李不覺嘉歎乃授漢書全秩而送之洪即往山寺日中而食讀一年發病失性遂廢學云丙申年間文生員熄丈授漢書於洪其後洪於丁酉在湖

右被殺倭寇而死年八十餘可慨也已文煥丈嘗言之於余矣

盧蘊齋之謫珍島也十九年矣其弟克愼往見臨别蘊齋贈以詩曰嗟君兄弟至於斯一十三年再見之並倚門閭雙白髮輕携山海兩班衣風雲日月星辰變草木昆虫鳥獸悲共到東溟朝鮮纔獨啟西郭掩春扉云在謫也有一官吏田狩近野逐獐而至蘊齋寓舍獐乃入門内家养群犬咬殺其獐蘊齋家奴以爲养狗所殺也乃收胔不給其獵者官吏告于郡守〃〃大怒捉致其奴猛杖而送曰汝主得罪於時謫來于此敢棄公家獵得之獸哉蘊齋待其放還〃〃答其奴矣其後郡守以此坐罷而歸逮丁卯還朝蘊齋以都承旨入直闕内適見省記其郡守以揔府郎厅入直於本府蘊齋請見則郡守來拜搵外悉陳當日之事曰無識武夫錯料令監之見忤時軍以至於如彼今日之拜寔出意外不勝慚悚云蘊齋答曰偶閲省記覽公之名曾於謫裡有相知之分故使人邀公今何提起往事至於此乎厥後薦用其人至於閫帥云世傳其武人以直服罪故薦用云〃其武人名不傳於後可嘆

贈領議政行正李公之蕃即鵝溪李相國山海先公也與其季李殿中土亭之菡氣度超

出凡人而議政尤禀受拔萃該通萬理乃有自得之妙槩是康節之亜流而明於風水之
術嘗卜地於保寧地海曲青蘿洞迁厝其先世每與土亭朝暯步出家前望見山氣地氣
曰亥地朝拱極吉亥生人當為卿相鵝溪與李判書山甫皆亥生也其後又謂曰亥地餘
蘊未盡亥生人當為一品命婦矣嫡母以辛亥生為貞敬夫人其先事預知若合符契
領議政平生耽賞山水嘗卜居于清風之龜潭十年丹陽之島潭者亦十年土亭自湖右
来訪者數矣徒步憩息於中道人家一日而能至大抵幾四日程也果非神仙中人耶世
傳雪後江山玉函銀岳霽月新昇天地一色領議政夜半起出覧景發嘆曰美哉江山之
雪景也美哉〻〻其童僕一人薄衣啼寒伏於馬廊聞其言竊笑之曰粟飯而塩且無豈不
好也蓋領議政嘗愛山水而周行不念衣食之艱乏故奴嘗悶苦乃發此語也一世傳笑
稱以奇談

金同知令監戊午春以加平郡守上京朝日送人問候於韓平李判書而不即往拜李相
公出来為見杯盘之擧而相公問曰有何意歟令監答以〻斗巖兄主朋輩只有沈一松
台爺而今以廷請不叅方在待罪中索居門外故將欲進往慰悦以為半日之侍也韓平

時任刑判即令下人送于本家冉房所置酒一壺與安酒之精備以来又招京妓月宮娥
乃成川妓金玉也月宮娥則待我分付而入現云云仍與同知令監往拜一松台爺則一
松台爺以為加平令公昨已送言有此今日之訪而不意刑判台監之並枉也韓平對以
小生亦久未来拜適到此令公家而仍又隨来矣未幾酒肴杯盘與韓平下人所持壷果
鱗次而進一松爺笑曰乃知兩令相約而尋訪老夫矣與之斟酒韓平問於一松台爺曰
近日大監居此頗久其亦聞琴歌耶一松爺答以何以則可得聞耶韓平即招下人曰此洞
中如有妓生輩或女人過去者甫即押来下人即以月宮娥入現一松台爺拊髀大笑曰
台監乃當初率来而固令不入也仍送言于内曰刑判與加平為我設酒饌而来矣别備
湯安酒又或酒盡則預知備酒之意可也與之盡日從頌臨夕韓平告以有門限先啟同
知令監入夜陪侍時月色如畫談間笑謂令監曰令公能知吾初是西人耶對以未聞一
松台爺曰當初吾之族黨與所居之地西人居多故所交者皆西類及見 手叢相愛親
切有同兄弟仍與結其所友遂為東人云夜深後辭退而還同知令監毎常語及此事矣
凡長者本来心跡亦令人聞知者果如此

明庙得臨安山水城市畵而作幛今古绝筆也一日令入侍諸臣題之莫有應製者鄭
陰起而磨墨侍臣一人進曰鄭士龍先成矣詩長慶寺中鳴暝鍾湧金門外夕陽春雲合
蟻蛭峰猶合依旧灵香煖尚洶畫舫客散花嶼暝蘸堤鶯擲柳陰濃銭塘趙社都無所却
問孤山處士蹤　上大加稱賞賜給表端馬湖陰之詩如塞雨霏霏塞日沈胡笳怕惱去
留心平生制淚吾差熟今日離筵自不禁　天使淨泣云至於削王則若秋生禁樹鮮如
錦露入宮屋洶欲霜又一榻秋拜門柳啸滿屋涼思井梧吟知令人當避一頭地矣
慶林府院君金相國命元爺甲午生年先於吾　先相國十二歲矣眷隣而交親每来見訪從
容談話戒以勿近妓生　先相國嘲之曰鏡城妓非妓生乎慶林笑而言曰鏡人年始十
四卒来性行不惟良善凡干諸事不似妓類且以刷還事往来鏡城者乃八番也三十年
之内有此八度往還之弊其苦不可言當其入送之時擇備負擔馬二匹及卜馬六匹那
時則以為初何結縁於此人為此憂患之事也既送之後未逾鉄嶺之前友思其还来之
日且还来之時則計其啟程又以粮饌別載二駄送迎於中路一去往還之際所入人馬
殆將十匹矣吾家則稍優於人故能當其苦若使令公當之則其勢如何耶其所謂諸

渾厚坦率而 先相國每許其氣度最相親厚云 宣廟甲辰年間慶林爺率後西北道
推刷時 宣廟下教曰故相任金某之妾則金以大臣已歿勿令赴刷可也為教而臨海
君妾成川妓則入點於刷還之府勿令國綱解弛也 宣廟聖度之如天可見於此矣我
先相國捐館舍七年後慶林相國捐館舍蓋與副室鏡妓同住幾四十載矣
閔相國箕爺於何年間袖取六臣傳入侍 筵中乃進於 宣廟榻前 宣廟正色下教
曰卿何唐突而以此進於我乎對曰為以臣而死忠之意也其可已哉 宣廟解頤而笑
曰乃其 先后朝事故予不得不如是受而置諸右不視閔相必以進諸 榻前者不知
其何意耶余於丁丑戊寅間聞於閔相外曾孫洪秀士棠則閔相於禮曹叅判時云洪君是
未覓不能繼其家世者也而知其為其宗之日我國士大夫家慕先之風如此其亦可想也
已

李相國陽元爺宗室利原君之胤子也生於 中廟朝丙戌天姿渾厚能文有風度何年
間以嶺南方伯適来至漢江中流而新監司到界後進上吏呈其薦枕妓書簡則受而投
諸江作一絶云南来行色太顛狂雲雨陽臺興已忙昨日千金今不惜一封投水滿江香

丁亥戊子年間為吏曹判書壬辰之亂為留都大將爲左相時也倭寇入城之後出避於

洲作渚

安峽地以其不得死於職責不食轉輾成疾至秋而卒有亭舍於鷗渠自号鷗洲子龜慶

益作翼

以武科陞堂上為牧府使蓍慶為察訪龜慶孫益老登文科為正郎蓍慶之孫奎老亦登

文科為京畿亞使益老之子宇昂登第今為平安監司

宣廟朝丁酉年間寧原君洪可臣爺以水原府使上疏論當時三公領議政即西厓柳文雅

有餘而度量不逮左議政金 先相國德量有餘而才畧不逮右議政李完平一節清白亦有才

局云云名隠許使君名宗每言于余曰洪判疏論中以汝 先相為有德量可見其公議也

丙申年李夢鶴之獄事漢陰以兵判出於逆招謂之内應漢陰待命於 闕下鵝溪李相

國謂我 先相曰明甫婿公何以得生 先相以為明甫豈有殆哉吾當入陳 筵中矣

鵝溪曰若然則幸不可言也 先相言曰己丑獄事時目見儒流之慘被酷禍而公輩不

得發一言於 筵中每以 上教允當為辭吾於此獄事豈效公輩前日之言耶鵝溪嘿

然有間曰君能濟之翌日 上問兵判事何以處之乎 先相對曰臣與李德馨為妻三

寸當有嫌避之事而當國大事敢不以盡達所懷乎逆徒欲以德馨借重而誣誘其衆之

訃也自 上亦知其被誣矣時元任尹弁壽在傍亦離席而啓曰左相所達誠淂事宜矣
上卽爲下教曰予亦知其被誣左相所達之言誠是矣亟令兵判勿待罪可也其日夕
漢陰相國秉昏來謝于 先相前云 先相每言尹相仁厚辛多救人之語可謂享福之
人也其子弟三人並登科共立於朝坐享福祿固其然也亡母常言及於余而 先相且
曰李汝受乃怯懦之人而不能救人之急也

鵝溪李相國字汝受名山海己亥生李文靖穡 世孫也六七歲能書屛幛早年登科甲
子年間爲吏郎非徒能文識鑑超出見人之文筆能知其人之窮達只欠其天品之性不
爲剛果作相於 宣廟朝遇己丑年獄事終不救一人至於東巖南溪兄等慘死杖下祅
及其母親可謂慘禍崔守愚永慶瘐死獄中鄭介淸被杖遠竄死於路中至壬辰倭亂到平
壤以首相爲去邠之議終以此獲罪竄平海逮及乙未蒙宥而還當辛卯之歲 先相國
以聖節使（戊子行副提學庚寅出補江原監司卽遆爲安邊府使卽遆時）未越江前鵝溪乃惶惻指嗾嫡兄有顚倒之事礼判權克
智止之其志操之不堅確可知也至辛亥而卒有子慶伯慶全慶伯登第早夭慶全登第
位躋一品年七十七而卒三人登第伯仲早夭生子㦤今爲吏曹叅判

明庙朝我國使臣之見堂礼也礼部官招使臣問該國素稱礼義之邦而國俗好着白衣未知此風何所據而然耶蒼卒間無以為對而使臣以下只自囁嚅之際譯官李和宗曰曾前有所論說者矣今可以此對也即對曰小邦乃殷太師箕子國之所封也殷尚白太師東來乃設八條之教仁賢之化自此而始太師殁世之後士民不忘其德衣白而遂成其風蓋衣白之義權輿於此矣礼部官知道稱善不已云使臣还朝以此 上聞 上亦加稱賞特為加資云以此伊時一世傳說稱嘆大抵人才不係於寒微而亦可見 祖宗朝培養之效也

聽天沈相國自少風流文彩照映於當世氣槩豪放亦喜聲色嘗按節関西有詩曰人生一死終難免願作嬋妍洞裏魂嬋妍洞者自古平壤邑近處妓生所葬之地也此詩至今傳播於世後按忠清道平時新官監司到任之日則有綵棚献歌謠之戲權松溪應仁與公州牧使相友善適往在其州題妓生歌謠使之進奏曰人生得意無南北何必嬋妍洞裏魂相國聞之大笑曰乃知權應仁之所為也因問曰應仁果來此否蓋曾未相識之間也遂迎見傾盖若旧松溪乃以詩謝曰歌傳白雪知音少路阻青雲識面遲造語精切如

此我國庶派一切防塞以松溪大才終未得大科小科可嘆
橘亭尹司成衢字亨仲生於壬寅海南人也生員孝貞之子與崔山斗柳成春齋名世稱
斗衢春所謂湖南三傑也皆登第與趙靜庵最親切而橘亭以遐方之人不識南家之為
人未第時出入問學於南及至己卯為南家之最所忤焉數日因繫金吾竟配於靈岩至
丁酉始得釋官止司成〻〻是吾外祖杏堂尹監司之長兄主也性度嚴正年具長於諸弟
二十餘年之長而於吾外祖乃三十年長也年幾六十遭母夫人喪終以不勝喪不起於
喪中遺命戒其子弟曰年老則自有先賢之訓可用權蘓之道而吾則性度過於峻整常
時子弟畏憚故遂不得開口於喪中以至於此耳然亦莫非命也今雖用權已無奈何終
不近肉汁而卒子弘中登第官至靈光郡守毅中官至判書子惟幾江原監司子善道禮
曹叅議橘亭外孫乃東岩李大諫潑南溪李舍人浩兄弟也
杏堂尹監司諱復生於壬申年二十七登第與蘓齋盧相國親厚相切及蘓齋居謫珍島
也外祖每過從蘓齋還朝後外祖選入玉堂始為修撰校理經兩司亞長至承旨禮曹叅
議己巳為忠清監司到任後即為年老疏遞故海南年始五十八歲也丙寅丁卯年間除

安東府使問忌日待客之事於退溪先生其說詳載於先生喪礼問答中矣年六十六丁丑歲卒於本家白氣貫屋三日而後始滅居常未嘗不着表衣坐於書室究覽經史若生嶺南可以賢者目之也尹灵光氣質邁豪且生於己卯少於外祖只七年而外祖端重如此故不敢以戲事加之於前尹判書生於甲申靈光卒於癸酉判書卒於卒於辛卯以遊齋生長之人為世名人其材品之拔萃可知

一松沈相國喜壽字伯懼生於戊申同中樞逢源之孫承文正字鏈之胤也正字即校理李延慶之女婿一松早孤奉其母夫人　宣廟朝戊辰捷司馬試進士自少言辞端重文章典雅一世以公輔器称之登及第為清流之冠首何年間嘗畜名妓貞生々所居與故判書俞絳別家之居隔墻俱以年少深相憐愛一松除錦山倅率去貞妓未久病歿一松傷悼未已歲末致祭饌於俞判書別家並言貞妓在時戀々之意今不忍忽之故送之云云可見其傷悼者愈久而未已壬辰六月沈相為奏請使至咸從有所盼之妓以詩贈之曰干戈天地一身輕六月炎程萬里行白首歡娛無處着牙城還有後貞生云可想其歲久而不忘也至　宣廟末年入相廢主朝不叅廷請而待罪至戊午冬卒逝养子咏為牧

府使孫儒行為舍人曾孫梓今為兵曹參判
旅軒先生張判書諱顯光生於甲寅居在仁同府自少與寒岡鄭先生齊名於退溪先生
之後甲午春 先相國拜吏曹判書時亂以遺逸為長水縣監廢朝十六年不出門庭逮
仁廟改紀為執義乃甲子年也後位至工曹判書嘗於萬曆壬辰倭亂時避亂於報恩
俗離山南麓先生一家外其他避亂之人大抵數百餘人一日瞭倭百餘人突至相距五里
許也其勢將迫有一年少婦人挺身出辭於其父母與家翁衆中謂之曰與其數百人同
死莫若一人之死也懷中有五六歲兒子仍授于其家翁前而即進往于倭賊上來之路
倭徒迎見其美婦人而欲汚之不屈而死一劒屠殺時旅軒先生適會目見而嘆之回記
其終始死節之狀於日記中伊時倭賊得其美婦人而衆徒相爭以致昏黑故遂迤而下
去以此避亂諸人轉輾移住他谷幸免兇鋒之魚肉大抵數百人之許多人命全賴一節
婦之決死也猶未詳明白就死而乃反曰衆中出往以全許多人命是則幸也至於節死
則未也云及其五六歲兒子長成之後終不得行於士夫之列而一家待之至賤旅軒先
生嘗於旅店偶見節婦子之儀形似是兩班餘派服役者常事乃悵問之對以如此先生

乃嘆息流涕即於行箱中覓出壬辰日記以示之其節婦之夫舅與一家宗黨始乃發哀悲哀噫仁人之利溥哉者果如此若無記事節婦之名終至於泯泯而沒也金正郎炫文氏生於仁同衛中金兵使俊龍令監又移榮川郡炫文氏兒時得聞於仁榮之間其節婦之夫與家翁節婦之子姓名并未記憶云可嘆

徐司藝崦字　大丘人也徐賁成居正四佳之旁孫也以文名於世即　明廟朝也賁成徐渚玄紀其猶子也賁成早孤侍其偏母自安東上洛同居于司藝家司藝示如己子教誨不已以及長成　宣廟朝丙戌歲登泮試甲科賁成於司藝忌祭哭臨行祀無異父母之祭云乙未年間徐監司元履令監為江原方伯時為余言之甚詳司藝有側室子曰漾及卒不令漾主祀乃命賁成使之班祔於其父母曰父母兄弟同享一堂之祀足矣可見其脫俗之志也賁成之長子景雨　仁祖朝入相子元履丁卯歲為進士壯元為其雙親已沒不赴舉業　朝廷擧以為持平掌令歷執義位二品至咸鏡監司而卒於癸卯賁成末子景霌尚　宣廟翁主是達城尉也子貞履為南原府使子文尚登第方顯於時

贈領議政行兵曹判書李夢亮慶州人也

成庙朝南止亭袞為司馬壯元放榜之翌日往三清祠榜會適雷震 御壽臺官啓罷其榜〻會多士謂壯元之無福一時齊起乱止亭攻乱風即設場復取多士則止亭復魁而二百生進皆依前榜而得叅只四人新叅之人而乃以名儒見屈於前榜者也誠可異哉

南於 成庙末年登第三甲以其才華頗不滿於其意自闕內出来逢一史館[illegible]新来進退曰言自昔文章巨擘擢壯元者少以東坡之才為二吾亦二矣心甚怪焉問之乃金濯纓駙孫也

揚蓬萊士彥字子美其外祖即詭善郡餘糧鄄吏也蓬萊先公以三陟府使来到營下還路寓於蓬萊外祖家蓬萊母夫人年十四五容貌絶艶蓬萊先公見而悅之問此児主人之女耶對以少女云召而見之夫人問其召即脫常着換以新衣父母問之答曰使君召之如今入坐則慮有汗氣於常所褻服也蓬萊先公使入坐而言曰汝之神容非凡故欲見而召之爾仍以所把新色扇子給送蓬萊先公还官後遠冬初其父母欲嫁之夫人辞曰前日使君之贈其意可知乃留意於我〻今背之不可其父母不能奪乃入去三陟具告其狀於蓬萊先公〻〻纔喪夫人故大喜曰吾於啟葬後取路於其處而當幸来也以此

相約而送之故葬後果往餘糧而娶即載以故其後生蓬萊三兄弟介〻如玉與之同住者幾數十年蓬萊先公嘗愛惜蓬萊兄弟人物之拔萃而但以我國庶類之未通仕路尋常歎惜者銘骨次心至其臨終慨然興悼其嫡子告曰願勿以三弟介意吾若以繼母事之則人孰謂何亦將服三年喪矣即以繼母之礼事之其後蓬萊先公歿後及其葬後蓬萊母夫人乃作書遺之曰吾於日後死之則將使嫡子蒙喪三年於心未安不如自處於今日之為愈乃即自縊云其處身行事於難便之際者如此可謂君子其人而千載一人而已絶峽中禀生婦人之性乃如此尤可異也蓬萊以鍾毓俊秀之材登第為江原西使平昌郡江陵府伯文章筆法冠絶今古漢陰相國自髫齡受業焉蓬萊於永平錦繡潭〻中石上題七言絶句曰錦水銀沙一樣平峽雲江雨白鷗明尋真誤入蓬萊路莫遣漁舟出洞行漢陰相國五言絶句云野濶暮光薄水明山影多綠樹白烟起芳草兩三家蓬萊大加稱嘆曰君我師也此語亦載於漢陰行狀中蓬萊乃以真草書之曰李某十歲作云漢陰辛酉生是庚午歲也蓬萊又詩曰綠綺琴伯牙心一彈復一吟泠〻虛籟起遙岑江月娟娟江水深余於萬曆甲寅歲金同知令監為永平倅時往而見之也錦繡潭乃金僉知鑽

亭舍也亭前絶崖書錦繡潭三字潭中石上窪深處可容酒數斗大書樽岩二字深刻之
皆蓬萊之筆也蓬萊之子萬古光海庚戌登泮試魁号毗盧道人官至三品
柳西崖成龍字而見安東人也生壬寅　明庙末年登第度量雖未寛弘如精金美玉一
世稱之曰乃經濟之材也年四十八至己丑八閣(八當作九丑當作庚寅)及壬辰扈　駕於龍灣　皇朝
提督李如松以南北官兵四萬餘名癸巳正月初八日陥平壤城斬獲一千餘級賊将平
行長敗入土窟其夜遁走西崖以體察使受提督分付辦一路芻糧先至漢城十月　上
自海州還都　朝廷草創之日不動聲色而鎮靜爲皆其力也癸甲年中見浙兵技藝團
聚飢民資其廪料教以火砲槍釼即令訓鍊都監精兵乃其所設也以唐将沈惟敬之講
和議於倭奴我　先相國以讎賊既發而　陵有萬世必報之讎無一天共戴之義各以公議
而非固爲立異也柳相之意以爲賊勢至此故不得不已云至丁酉舟師敗刼賊将清正
長駈到振威而敗去戊戌秋南判書以恭金判書藎國箚論駁以主和誤國終遞其相位
盖韓平李相公之爲主論也韓平自少近聲色庚寅登科第二人西崖以右相兼判吏書
除掌樂直長漢陰李相國以其妻娚妹夫之間而言於西崖曰此人不通清顯則必生大

事矣槩深知其爲人也當其西崖論驟之時我　先相國病患經年危篤不省外事者數
日少間之後　先相問左右子弟曰數日間未聞朝奇有何事奇歟時　先相國從弟金
同知令監與金修撰義元其他一家之人方侍病對以昨聞西崖柳領相遭臺彈屛營而
見遆矣其措語則如此〻〻矣　先相國大驚曰此何亂措此人去國〻事將奈何吾近以
和議之不恊雖有可否之論本意則宲無携貳之端况此人自亂初終始擔國事當此國
家草創之日此人去國〻事如何乃令金同知令監索来劄子紙事已急矣勿用草稿使之
直書劄本論其柳相之事畢書即令下人呈于政院伊時嫡同生涕泣而請止曰單獨一
身將不得褒容於外家矣大槩韓平主論其事而　先相國病患經年危篤外客自外問
安而歸也韓平乃以　先相妻侄出入內外乃倣言於外間曰　丰巖叔主議論如此〻〻
大抵　先相位望甚高故如是作辭者欲以彈壓異己之類也餘他小輩則以爲　先相
本来論議乃有所和之論而今日韓平以一家之至親則聽言不疑云〻至於劄子入
徹之後則其所前後爲說者不攻自破故嫡兄以此至於涕泣而請止則　先相國終始
不聽使之呈達韓平瞷知之乃送人政院止其劄不數日　先相終至捐舘舍其劄不納

去處金修撰義元每言吾生入脩門可以暴白先主心事也云金同知令監每常語余甫
其劄無草稿故後始聞失可嘆〻〻西崖萬曆甲辰在鄉居而卒年六十三（戌云西崖先生卒於丁未年六十六此云六十三者恐誤也）
洛下各司書吏及市井人訓鍊都監三手軍人等登終南望哭焉壬辰初拜體察之日以
我 先相啓請為副體討南下 先相謂曰以余為何用於師垣而辟之耶西崖笑而荅
曰古語云溺人傍有可援則必援之其吾獨死乎時申判尹砬啓請入達曰左相與兵判
俱以書生不能當此賊臣請以其兵先行以禦之 上許之市井烏合不滿萬人至忠州
㺚川下流彈琴臺而敗歿其後人言籍〻柳相與金判書俱以名重宰相當先啓行伊時
申判尹不得不自請以至於死矣云柳相退居于安東之時著懲毖録其中記言金判書
申判尹已歿而吾獨在世前日三人啓達之事無路暴白矣云〻而五十年前見懲毖録
則果有此語而近年又見懲毖録則闕此一段者未知何意歟殊可異也 先相與之並
相者四年 先相常言其啓事走草之際不用搆思而自此通暢西崖嘗救一武弁為劄
曰急則用其力緩則議其罪者如行雲流水真是不可當之緻才此亦金同知令監言之
甫

我 先相丁酉九月迎慰楊經理於開城回傷寒失音而乃以國事方殷不敢告病而受經理分付以督辦芻粮事先行往嶺南十月發程行至豊基證勢猝劇輿疾還京於十一月又爲謝恩使以病重辭遆西川府院君鄭崑壽代行崔判書瓘啓曰年岭不至衰老疾病元非大段連章請遆皆左相時也至三啓 上始允許而 先相辭劄則六上也至五月 上遣御醫許浚看病浚还奏曰疾不可爲矣 上始大驚即命許浚不離看病又以內醫院藥材勿論唐鄉材一並許其取用爲 教許知事自五月來在供饋者七朔至十一月二十四日 先相國捐館舍翌日 上方接見唐將卒逝單子入啓則 命去肉膳唐將問之 上答以信任大臣以病不救不勝傷悼故使去肉膳甭可見君臣際會之盛也史臣書卒曰其救時之相也贊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云後孫夭折從孫入繼生三子而一子爲能文其能繼迹者耶此乃天理之或然者也

金光州行字周道生於甲午登隆慶戊辰增廣第與 先相及第同年也能文章善談論嘗觀京圻鄉試於南陽儒生亂場排攻金乃進言於試官曰諸葛亮有數椽草堂於南陽而百代之下猶稱南陽諸葛亮今余有三十間瓦家於南陽而將不得見南陽鄉試乎試

官與儒生大笑乃不擯罵終爲壯元後爲漢城監試官悪諸生改題而詩題則烏字賦則
田字儒生亂一塲大起請改尨切曰古今無此義也公乃牢拒不許曰爾等每請改題今
雖改題安知此後又不能改也儒生等強請曰此後則萬〻不改矣公乃还入懸題紙添
畫烏字爲鳥字田字爲思字可見才思出於凡流也與我 先相有同年之分而且親切
云子二人忠淹友淹皆以蔭官立朝於 仁祖大王之世

我 先相於萬曆辛卯以 聖節使赴京在玉河館時當八月初生魄洞開館门而坐於廳
事有一儒生着青綬道袍而過去往而四者三竟入来上廳事起而相揖仍言淹是浙江
亂人而自少相人多矣今見宰相儀表非凡淹以儒生来見外國之人有所嫌難故至於
来去庭中者三而畢竟未免爲技癢而来爾相與用茶礼從容謂曰宰相從生於中國當
拜閣老矣閣老乃政丞之稱也且言一生清苦矣然極其善人云又問壽限荅以至於壽
限深秘難知爾再三強之然後屈其五指又屈三指曰壽福自古難並也又曰不過四五
年必當拜相以此試吾言可也 先相以筆墨贈送其後四載甲午冬入相戊戌歲捐館
舍果五十三歲也

蘓齋盧相國守愼生於乙亥沈聽天相國生於丙子草堂許相公生於丁丑聽天常以爲
三同甲云其先世契義之深者後来子孫不可不知也志氣與合出處與並德望與同云
聽天曽孫沈承宣㬢令公丁丑秋爲江原亜使與許上庠及余同舟上京伊時言之
復素齋李仲虎博學守道與南峰鄭相国之衍崔贇成滉字彦明柳叅議祖訒柳斯文祖
詢羅尼山士忱錦川守誠金直講鎭字景仁及我 祖父諱爲忘形之友有年矣一日錦川
守謂言李某學問道義當爲師表於吾儕云不可以儕流待之遂與諸公摳衣以事李乃
抗顔爲師可想氣像與識度之超出而亦可見李公人品之拔萃而此乃世所謂八门生也
近世左相朴世采台作東儒師友錄至于吾 先祖未識
其行職而乃以贈領議政書之以此云云於人云
理遣尹判書毅中即亡母嫡從甥當 宣庙朝甞問我 先相國曰公於十年經幄寵承
恩遇矣可聞梗槩耶 先相國對以甞於夜對時 賜御醞令各盡其量及罷 上下
敎曰闕內入直貟外其他則各 賜金蓮燭故送其第在城外之人則 令開门以出爲
敎當時以爲最荷 恩遇而以爲一生 殊渥云爾則尹判書曰然猶不及於濃矣在
明庙朝時方鎖直玉堂矣天甚寒冽夜分睡覺窓外有履聲火光照于窓戶問之則乃别

監也謂言自 上將臨不勝驚惶與上下崔倚貪顛倒着紗帽穿團領一袖出跪于庭中則 玉色已客通矣 入御房中命入坐而令去團領仍復 下教曰明燭觀書日氣甚寒爲念卿等之直宿欲以杯酒慰之而來也已而 御醞繼至〻其受杯起拜則紗帽角每接于 御服之上矣求古往 異數之若此未有見焉爾令公之 遭遇殆不如我也云爾

萬曆丁丑別試文科姜晉興紳爲壯元其日我 先相國表從兄金永興仁伯令監（名應金孝元）以舍人上疏受由將歸覲於永柔縣出宿於西小門吾家 先相國時以修撰與仁伯令監步往晉興家呼新來進退極其歡謔仍拜晉興家君相國酒數行之後相國謂其胤晉興曰汝與諸君並入內以爲從容談話之地可也仍入于內脫表衣還出于廳事聽其論議且使婢子傳語夫人繼酒不絶可也云伊時余嫡三寸三陟府君亦隨往親見之每及于余矣

漢陰李相國德馨登庚辰別試白沙李相國恒福捷同年 謁聖並入玉堂爲南床位一世以公輔兇儔望焉俱領直一日自 上出通鑑二秩令二公各書題目一秩以入仍命

見之語矣待之甚款辭退之後土亭又往先生之前盖李匠故遣土亭而欲聞婿姪之賢
不賢如何也先生迎謂土亭曰伯氏果得令婿矣言辭氣度超出於凡類終必遠到之大
器也土亭還白於李匠曰先生亟稱金先達而至於山甫後始一言不及意者山甫必然
失禮於先生長者之前矣李匠大怒即令召致李判曰先生是吾敬重之人而汝何敢失
禮於先生乎李判書曰已知叔主敬事之意姪何敢失禮於先生也金先達在此可問以
驗矣時　大監自內出而言曰先生之獨吾賢之者毋乃在山甫爲猶子一家人也在吾
則婿郎外人而然耶至於失禮則果無矣李匠乃令李判退去云當時傳者以爲切說云
大抵我　大監又爲見許於退溪先生之前先生乃嶺南人也前後行蹟並出於嶺南令
日嶺南公議豈其然也云荷潭答曰詳聞此說可想　斗岩大監名鎔之煨燼而望重於
一時云又有云云　且韓平李相公每與人語曰　斗岩叔主以致判書堂叔於祖父前
贊過之地也云言之而捧腹
隆慶戊辰歲我　先相國登第己巳夏朴承任赴　京之行以書文點馬發程李清江濟
臣書狀官而崔孤竹慶昌贊正官也到平壤（副使京無之）留連四五日清江氣驟軒昂於辭色不覺

顛倒游宴於浮碧樓而還也所眄之妓與之後載並騎而來妓乃泥醉墮馬清江下馬救
護甚至嬌娥欲飮氷於清江趣令下人覓來及還清河館觀察使吳公祥爺使畫工寫御
史扶醉娥歸為幛子分之伊時命題之議皆於吾 先相國故 先相乃作詩六篇書于
幛子詩曰箕城〻上日未斜箕城〻下行人多娥眉醉後玉釵落柳腰無力衝泥沙風流
御史心膽墮飛馹暫卸荒田隅手撫雲鬟橫膝上氷於橫馳山野暮西風鞭首久踟躕謾
憶爺孃興嘆咨路傍過者那得知但言在地連理枝奇蹤誰教入彩筆相公分明親指畫
可笑凌烟雲臺上丹青諸將還無色云可謂太平盛事也其後清江為晉州牧伯我 先
相國贈以詩曰論交何恨晩相知西塞連鑣每自奇鴨綠江中浮彩鷁迎春堂上泛金卮
當時勝事皆盡歸末路餘生足別離賴是丈夫心寸鐵暫分南北不須悲逮至壬午公為
北兵使時六鎭藩胡尼湯介反陷慶源木鎭穩城府使申砬擊却之 宣祖大王以過於威
制遂致邊患 命竄於西塞癸未冬卒于謫所年四十八士夫莫不嘆惜 先相國在濟
州牧使時行素至四日慈親在世時每言及也丙申年間我 先相國入閣後 宣廟嘗
於 筵中下教曰如寡昧涼德固不足言而 祖宗休養二百年來大敵長驅千數百里

封壃三都覆沒而曾無一介義士敢有誰何者也諸臣未及對我 先相國對以若使李濟臣生存而守之藩屏之任則雖知敗衂而終必交鋒而死矣 上曰卿言是矣清江長孫贈領議政李新溪每言祖父儕輩中惟 大監知心祖父下世十年之後至啓達於君父而 君父亦復許而信之果非知音之友而若此哉清江生於丙申我 先相國生於丙午其間十年長也清江謂曰公乃忘年之友也

李新溪重基字子威生於辛未辛丑榜司馬也清江長子承文正字耆俊之子也每語余曰其祖父清江當其先正字之及第也自先世為及第者八人七代紅牌皆在而自 國家所賜紅牌紙品不精故自家別備染紅花大凡文科紅牌所書之事乃吏曹郎官書之流來古風也我 先相國時任吏郎清江送人邀我 先相先相謂曰兄須別釀美酒則當往書之甫清江乃設大饌而邀我 先相國先相乃往書其紅牌其紅牌亂後尚在傳于子孫云 仁祖改紀後李為新溪縣令病卒於官人皆惜之其子行健行遠俱登第以都憲請 賜藥姜嬪後入相數年而卒有慚德於其世家也

萬曆間歲不記月逢柳參判永吉爺以江原監司乘舟上江至呂州甓寺東臺登臨而將

入寺之際寺中讀書儒生等五六人整衣冠出法堂鳴鼓而呼出堂古風月逢送秋露一
壺與西厓曰諸君之亂極是好事吾非私行奉 教諭書故恐傷事体不敢入而為諸君無
聊畧以杯酒表情云可見古人忠厚之意也至今人歎其善處而得体也月逢之子柳佰
丁亥除江原監司墜落其先人風度與牧使相失罷善治守令李聖淵未久柳亦辭遞而
去行至廣州奉安驛而卒年七十四

尹參判安性字 壬寅生 成廟朝領議政弼商之孫江原監司釜之子也以詩名於世
宣廟丙午歲遣吕祐吉慶暹等四答於日本國公贈一絶云使名回答向何之此日交
隣義未知君到漢江江上望 二陵松栢不生枝壬辰倭賊掘發 宣靖兩陵癸巳春
我 先相國以禮曹判書承 命自 行朝上来改葬 兩陵也今源家康革平姓而已
為関伯則義不可共戴一天也詩至今名於世萬曆丁亥年間我 先相國為吏曹參判
時尹遇於中路尹避 先相前導呵辟而入里門 先相要見請出 先相問曰今作何
官尹對曰軍器寺正矣 先相笑謂曰其欲補外乎尹對曰閑僻處則是所願而何敢望
也不數日乃除南原府使尹參判不意立談之間其所問答者不必致意而畢竟以 先

相注擬受 点而去四五年居其府遇壬辰之亂入智異山安坐而過又生尹進士浅之
慈親四男二女尹翁常每此事言之涵遠每語及於余
我 先相國為及第時黃長溪廷彧徐司藝崦為考官長溪取成承旨洛策文以為壯元
司藝則取 先相國策文以為擢第黃以為此文差待數年則可以長進矣今姑下之可
也徐曰壯元之文亦有生踈處矣然則並下宜矣爭詰之間李判書墍以掌令監試謂言
諸公毋用爭詰吾意則並取之可矣黃與徐皆笑而從之及拆飛封乃 先相國策文也
時我 先相國昨年捷司馬今年又擢增廣初試時 先相年二十三歲一代名流莫不
頗為之交拜名籍〻謂曰三門外第一才士矣長溪曰此乃三門外才士而年歲若此其
少差待數年而長進之語不亦非乎司藝曰年歲則最少年而果是三門外有名之士則
非吾爭詰則幾失才士吾之試鑑乃如此也相與大噱云長溪之見亦神矣
壬午六月廿九日 嫡母下世以山運不合襄奉於歲末偷修日十二月初六日纔及平土後陛拜
承旨 命牌出来即時 入京河措大義慶謂余曰河於伊時適往于李參議廷龜之家
矣我 先相國適會行過其家 先相着鼠皮紗帽耳掩以堂下冠帶令承政院使令擔

命牌乘駟居前而繩床扶籠兩人扶持前導辟除其時河楷大以年少之人出門觀光
云河即余嫡三寸三陟府君後室夫人六寸親也與文生貞相切故余與之切爲河嘗以
其少時所見云而言及于余爾
癸未尼湯介反陷北邊、報絡繹我 先相國以同副承宣長入直代兵房承宣盖左副
不能出納察任之故自都承旨至同副皆歷察其任而 先相國終始專掌至秋末栗谷
爲兵曹判書時爲宋應漑朴謹元許篈所駁自 上命遠竄三人伊時全羅監司狀啓濟
州癘疫大熾歲且飢饉以有名望文官各別擇送云自 上特命同副承旨某除送可也
教 旨之下翌日即爲 肅謝 上知其即爲發行 下教尙衣院以貂皮四領造大耳掩大
司諫金宇顒於 榻前啓曰金某以承旨無所過失而有此除外之 命外地雖重而獻
納論思之地尤爲重也 上曰予惡其奸魁嘗贊之於前日而濟州時方飢饉此人勤幹
可當救民之責故今姑除送且金某若他日陞啚則未必以此不爲親寵也盖宋應漑朴
謹元諸公嘗於 榻前奏達曰金某必大用之人也當代人物中罕有其儔云云如是啓
達者非止一再故 宣廟所教至此也我 先相國以爲 特命除職之後 上教又如

此故心切惶悚乃於　肅謝後翌日又為下直則　宣庙即令引見慰諭曰令沓除送非
他遞罰之比卿其到任安心職事料理救民可也因以其別造貂皮耳掩虎皮胡椒三斗
臘藥十種扇子等物　賜給而又為　下教曰未及三年之瓜子當召還安心以去至於
賑䘏之策則　啓請沿海米穀移轉賑䘏可也此臘藥其數頗優閭閻疾病之人亦可分
給矣為救臘藥中清心元幾至論劑云他種可知也其日即出漢江止宿　先相儕輩未
及追餞云云爾

十月二十二日自於蘭浦乘舡風微故不得已宿止於楸子島翌午到瀛洲有望京樓題
五言近体詩曰好涉千層浪閑登百尺樓山高聳雲漢海濶抱瀛洲君子能安命男兒喜
遠遊平生學道意此日　聖恩酬時濟州道殖相望再度請粟全活一島之民興學校變獷
俗勸孝悌知礼義民立碑以頌德　先相於在州之日書送四韻於同知令監前伊時同
知令監友人李生適来見之而誦之於權習齋擘前習齋聞而吟玩曰好涉千層浪闊登
百尺樓云者前程萬里此令公遠大氣像又於此詩見之又曰兆文當作相矣鵝溪見其
詩亦以書賀之曰令公作相之兆可於首句占得也云乙酉三月自　上特命遞之大槩

前日拜辭時 下教未滿三年之內必當 召還之意也 有旨来到在任乃十九朔也
五月入洛除拜同副承旨八月以左副承旨 特命授大司憲居瀛洲時秋毫不犯而還
還拜承旨院吏李命男胥吏中善談者也竊相語於其類曰數十朔之後更拜同副令翁
則所着頹後大分土依舊於前日而弊靴縫折者亦可青眼處也云及拜都憲李吏又曰
勿浪語都令翁有慚愧也都承旨則丁叅判流福也蓋是以都承旨或拜大憲與吏曹叅
判故也當時傳播云可見平時人材雖胥吏亦優於今日爾

萬曆己酉年間 朝家開刊續青丘風雅於濟州都斤鄭叅議悏爺禀於漢陰李相國漢
陰誦我 先相國近体詩數十首於別紙鄭叅議進諸大提學柳西坰根西坰謂言金相
之詩格清而未及圓熟也乃不許一首之鋟梓鄭叅議曰以金相名世之詞翰不得傳一
首則不但今世也後世亦必曰與台鑑有嫌隙而故不載録也云爾西坰曰是何言也吾
與金相自少親厚寧有此意耶即以湖上有感寄金子瞻詩一律東湖雲暝夜如何獨對青
燈感歲華十月高風吹葉盡五更寒雨渡江多病知脚力年〻減老覺鄉心日〻加秪是 紫宸長繫戀
夢含鷄舌到蓬坡 只有一首刊行其他如寄李學士漢陰相旺也 經筵短景易黃昏凍雨蕭〻

發之日逢琉球使臣至三日程又逢安南使臣而今者君又以 聖節使赴京 天朝天
朝或有詰問於君將何為對耶此間事極為可慮君須思量以去可也 先相乃啓請登
對 上命二品以上引見會議伊時我國未及奏聞於 皇朝而為平秀吉所磨糟通信
事具奏以赴我 先相國未及入 京之前我國通于日本之語流入 中朝蓋福建人
許儀後陳申等被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情又琉球國世子尚寧連遣使報聲息獨我使未
至 天朝疑我國論議藉藉獨許閣老國曾使我國獨言朝鮮礼義之邦至誠事大萬無
欺隱 聖節使不久當至可問以驗之 先相行至通州許閣老舍人俞深者差送來問
於我 先相國相國答以別齎 奏聞而以來矣俞深大喜先啟啟報於閣老當初我國
二品以上會議時以為 天朝若問此事則對以如此又問此事則對以如此如彼確論
詳悉列為十條也 先相行至玉河館後 天朝以別差員役而八日內到義州自義州
兩日而到 國都問其事來云我 先相到 京後行 聖節陳賀而礼部尚書招問我
先相先相對以通譯傳語未為詳盡請以書辭對也乃以書對之悉詳隨問隨答又移咨
于許閣老國許國公嘆曰文詞甚美字法亦佳不下中國文士也且 先相與礼部尚書問答

之後礼部尚書言曰雖曰是外國之人爵秩如此久辱庭中為未安乃令陞堂接遇之礼
亦加敬謹云礼部秖問八条後入奏　皇上特為褒嘉　賜鱗龍袍銀两綵段又　賜使
臣銀二十两錦紬三十疋乃別樣　賞賜也還　朝乃十一月初八日自　上出幸慕華
館前迎　詔後還宮即　引見使臣我　先相細陳　中朝事情　上大悦　賜酒時望
見　御座近處有中使一人肩加黃表端帶衣而立　上下教曰萬里行役非徒無事周
旋至於得受　褒嘉之勅而来其為喜幸誠不可盡言也自　上手持金帶以　賜曰匪
久當加資為先着之可也　先相即於　御前親進受来承　命即為着之而仍又肅謝
於　御前其翌日果有漢城判尹　寵擢之命當時此戯乱世之人無不知之而李芝峰
粹光爺於其集説中乃以海原尹相國斗壽爺請於　庙堂磨勘　廷議云〻以此為記
録巴江金同知令監以為此乃從兄主事也目見而親聽焉乃以尹相事録之何耶芝峰
爺猶尚固執前見而不為改録云噫芝峰爺聰明強記而尚如此懸生并一世自　上褒
嘉陞秩之事非他傳聞之比猶尚謬記至此他不可言也可勝嘆哉同知令監每常言及
可慨也云〻已

當時書状黃琇副使無之云

完平李相國元翼字公勵丁未生以咸川令㴱子登第初未有聲望公為黃海都事而下去則伊時監司乃栗谷李先生也栗谷見其聰敏而愛之待之極款數日後栗谷將出巡道內而言曰兩界人物推刷丹授之於公公須詳細考校而後退来為可落留數日各邑刷人等居住姓名董董領畧而後退及監司之行於黃州伊時都事陪吏乃鳳山居吏以其父忌請由即許之其推刷丹忘不覺付送及到黃岡栗谷問曰刷丹果詳考而未耶完平笑曰考校果詳盡而昨日營吏以渠父忌請由甚切不可不許故其刷丹渠亦忘却而仍為持去矣栗谷亦笑曰年少之人處事者或至如此完平心懷無聊乃言曰其刷還人等名數不至浩多若從容思之則或可記憶矣栗谷曰公雖聰敏居住亦不無倒錯之患姑待来吏為可完平乃請於栗谷得一寫吏記誦書之而進于監司栗谷未為取信矣及營吏還也一一考準則數百居住姓名無一字差誤栗谷有不豫色者久之曰生並一世吾儕之遭遇不至困頓而始覺人材沉於下僚而不知也嘆息者良久自後日與對飯少不相離如有難決事訟則必問議而决之栗谷乃知其當代經濟之材而還朝後乃錄弘文錄始為名人云完平自少不喜尋訪厭從往拜栗谷大都三巡而已云栗谷卒後完平恨

曰生前不得頻徃承其訓誨云

我　先相國自少識鑑超出於凡人在丁卯司馬之日李判書山甫爺謂曰全州鄭汝立名於榜中今　謁聖後與之徃見如何　先相荅曰昨日謝　恩肅拜之時望其為人則赤胎侵瞳且其形狀極其凶悖然君若徃見則獨徃可也吾則未也李判書曰所言若此我何必強為之狎徃也且　先相每與東岩李大諫兄弟詰責其交遊者不止一二東岩則後乃發怒曰君之藻鑑何能取信各有所見則以一友之言廢一友之交者亦非也南溪則怡然云厥後汝立伏誅東岩慘被禍網之後李判書山甫爺歎服　先相之藻鑑至於神矣云而每常歎服亦未得傳播於一代儕流其為氣槩亦可謂殘弊矣

丙申年間同知令監以通津縣監上京方住於吾家時張玉城晩爺方以兵曹佐郎欲見同知令監而来我　先相國問曰其訪汝者為誰歟對以張晩矣　先相曰此人必然見之於稠中而終不得接語耳令監乃出見玉城仍及　先相之語玉城即納名繊　先相與語移時仍問飲酒否對以不飮　先相只酌數杯而送之送後　先相曰都元帥兵曹判書可以裕為之人矣其後翌日同知令監謝徃其家玉城問曰　大監時左台見吾為人而

謂之如何乎玉城聞言大喜歲癸亥爲元帥討平李适於甲子春陞拜府院君体察使之
後乃言于同知令監曰 斗巖大監相我曰都元帥兵曹判書裕足於其爲人爲教尋常
自負矣今我乃爲都元帥之職 大監之藻鑑可謂神矣每常說道云
副元帥申景瑗平寧君也恩津縣監確之第二子也恩津乃丁卯榜進士故與我 先相
國有司馬同年之誼當親厚矣丙申年間 先相借居西小門內姜海州家與恩津所居
之第只隔一園故恩津每候從容之時步来現焉一日恩津率其子平寧而来 先相初
見平寧而問曰此兒年幾何對曰經亂之餘差池於藝業尚未教書而年則辛巳生爾
先相曰試觀其儀表雖以武弁發身亦爲統制使北兵使矣其後 仁祖朝乙丑年名隠
許使君爲鏡城判官余八往于鏡衙平寧適拜北兵使見余甚歡待之如舊相識謂曰見
時隨往于 大監前 大監待我先親如此厚誼而先親之待 大監如此言之及此有
如昨日事豈不悲感况復 大監見我而如是爲教矣吾以平安兵使得叅振武功臣雖
云承乏而忝閫北門 大監下教如是符合以此推之則統制使亦當爲之爾遺辞之際
頗有誇矜自許之色其後果爲統制使至丁丑以副元帥敗衄自刎則清八壬子者以其

所佩小刀割其黑貂裘前襟褁瘡救療得至不死八王之事亦可英豪之謂也平寧至戊
寅卒於家
李監司昌庭字仲蕃生於癸酉別試科居魁於昏朝才局拔萃人稱公輔器萬曆丙辰年
聞名隱許使君寀興陽時安奉事惟敬氏至興陽留連七八日安奉事內室即嶽麓大監
同姓四寸弟也談間許使君問於安曰一堆以仲蕃為何如人也安謂常以為可憐公問
之則可長者短是之云爾名隱謂言吾儕中最重如彼之短則極可歎也至 仁廟朝以
北伯卒於甲子五十二歲也李監司度量拔俗千丈手段亦不細瑣丁巳戊午年間以分
戶曹叅議往湖南載送百斛米於濟州鄭桐溪蘊又下嶺南送百斛米於荷潭金相公時
讓爺則延原府院君時在京師及李大諫袗令監啟覲之日謂之曰公家之物異於自家
所儲令何用之太過乎煩不可及於書札中故語於汝父可也李大諫傳報則李監司笑
曰兄主鎮察於公家之用宜如此也留數月辭故〻時告曰兩家米事何以答之於伯叔
父也李監司曰鄭重遠萬古綱常扶植之人也金子中他日為大司馬擔當國事者豈可
使餓死於絕島與荒裔也哉百斛之米猶不足於其人耳李大諫上洛後延原即問曰汝

父所答果如何也大諫云〻則延原笑曰汝父能言如此奈何乎庚午年間荷潭老爺爲
西伯時李大諫入往平壤則荷潭贈青布十疋乃百匹也名公巨人之事乃如此也
宣廟朝甲戌年間青陽君沈義謙金永興孝元以東西分黨之後轉相傾軋遂為禍亂之
根余嘗謂沈金兩人俱以士類拔萃之賢其終始不悔於中心歟尋常忖度於中者蓋嘗
半生矣數十年前金陝川謂言壬午年間為松羅察訪来覲於其親荷潭老爺後故路遇
沈長世同行至嶺南三四日共宿而語及東西分派之事則沈言祖父在世之日與金永
興相見曰吾兩人以不關之事作成無前大禍於家國自此而始追悔莫及矣吾與君自
今共釋旧感相好可也常〻往来及于萬暦庚寅金永興卒於官祖父行素至四日甬此
乃吾輩詳知而他如世人則不知也云陝川又如是言之於余蓋想古昔士流之心公而
能悔其過至於此也末流之相持如水益深可勝嘆哉
宣祖大王下問於海平尹相公曰二十五日為一朔是何理歟尹相公不能對出而即送
人邀洪志誠問之則洪笑謂吾常以今公不鮮文理今公不然吾語鮮文理者固如此耶
二字间以句切而見之海平笑而識之後於於 筵中啓達 宣廟下教曰卿能思之而覺

得耶尹相公對以臣聞知於洪志誠處矣 宣廟乃敎曰予亦聞洪之博覽老士矣予亦
思之而解其然也 宣廟聖學高出如此

苔巷韓參議少年時作在山泉水清詩用意甚苦而送考於聽天沈相國長溪黃相公對
坐處聽天讀過數遍曰未知也已長溪曰吾當見之吟詠至四五廻曰吾盡之矣滿篇批
點書上之下而譬韻曰何不使芳潤之味出於句外歟良工苦思其不謂此耶余其爲知
乎韓參議每語昔時則盡其才而作之有能考而知者矣今雖盡意製述誰復如長溪之
見哉

漢陰李相國於癸丑以首揆爲永昌大君全恩劄而爭之光海怒而三司劾罷遂還龍津
江上作詩曰山巔木末路高低多少長程望亦迷身爲湖海倦遊客家在廣陵江水西黃
花冉々節何晩落葉蕭々風更凄囱前杜宇呼敀去似識羈人憶舊棲其冬卒于家享年
五十三白沙李相國亦其時被劾居于芦原詩以寓哀曰冷落荒村舌欲技聞君長逝脂
消魂哀詞不敢分明說薄俗睽々喜造言群小謗興識者以謂乙巳禍後金弘度挽李芑
詞云欲知相國平生意看取他年太史書語意渾然而白沙之詩太露宜見嫉當道群小

云
漢陰李相國先考贈領議政同知事府君當癸丑冬漢陰之事也尚無恙巴江金同知令
監以永平縣令甲寅春求為礼葬差使負往于楊根龍津拜領議政領議政泣而言曰昔
在尚州火嶺[illegible]漢陰纔六歲時卜者咸忠元適過去問之則咸卜答曰此阿只命數極好
四十前當入閣須速率往京洛教養長成可也云領議政夫人即柳領相㙉之妹氏也即
依咸卜所言上來洛下矣年始二十捷庚辰別試未幾入玉堂南床位自翺翔清顯遂躋
金玉之班典文衡任東西銓長年三十八大拜入相為相十六年以進永昌大君全恩劄
終至削黜而歿亦無所憾於一死雖不得年而世豈有壽祐兼之者哉余以命奇之人生
前遭此獨子之喪云而言淚俱下蓋聞其所言可想宜享名滿天下之子也余少時聞之
於同知令監前矣令監於戊戌年間重被彈劾於金判書藎國不叙版仕者經十年歲丁
未漢陰相國陳達於　榻前曰臣於金某為一家之人也詳知當初始末所為云云者揔
是浮議也　上於其冬特復叙用故[illegible]
漢陰李相國之為首揆也未子李監司汝璜登壬子文科李相[illegible]李知事在堂故於慶

宴之日漢陰着帽頭　御賜花而坐洪大諫鎬以四館進李相門庭望見李相揷花乃呼領議政新来漢陰乃進去洪即去進前謝曰知罪云則李知事大笑而一座大驚云漢陰曰為老親服新来冠帶而莫有呼者若非洪君不得以老親之榮觀也當時李相家盛事可想也洪大諫豪俊氣像亦可想也名重於一世豈不宜哉逮至癸亥反正後為大諫言柳希奮則籍沒家産固宜而朴承宗則籍其家似不當云

明廟朝簡仁辟録事也晩得男子大以為幸嘗請名於駙馬都尉礪城宋相公寅宋曰汝頗以榮顯之字名汝子乎願以隱約名汝子乎荅曰榮顯者乃非分也願以隱約名之礪城曰可名以求隱〻者自隱無名為先字以坐叟也簡稱謝而去一日詣宋賁成獜壽前陳其生子後請名於礪城尉之事賁成問之徐曰命名最善也因令具姓名言之則簡求隱坐叟甭為一時名言簡後以居敬改名居敬亦仕至直長壬辰之後寓居咸悦萬曆己酉同知令監為宰任実縣時簡自咸悦客于任実余弱冠與之數月得同處同知令監與之慱日〻語及簡坐叟則聞者莫不捧腹

堆岩朴大憲應男為弘文典翰時在呈告中一日隣居儒士往謁時當三月花柳滿城堆

岩謂曰可開園門出望城中景物也即與出園登高逍遙望見一士着笠脫表衣掛肩而只以汗衫折杜鵑花插于鬢髮間漸近来至乃林白湖悌也與士人有素交誼至於揖士人〻〻指堆岩曰乃是朴典翰丈云則白湖曰曾未相見也伊時白湖家以濟州牧使被臺彈士人曰尊丈令監意外遭臺評可嘆云爾則白湖曰是乃家君自取之事何關乎士人〻曰何以言之白湖曰家君以武發身不能學世之調繪雕〻〻瘦甚致忌故也又長揖而辞去堆岩恨其偶出登高而望遠愛此辱説雖見其不物之氣像亦知未得遐遠之器也云果登壬申泮試第二人以其文名不得清顯云官亦未至頂玉也李進士華叔即堆岩之孫婿故余聞之於李甫

芝川柳參議祖訒以復素齋門生與鄭相國之衍崔賛成滉交誼如兄弟芝川一日往鄭相國第相國與其夫人怒形於色而出芝川問之則相國荅曰葦魚三冬音沉食監過時味変不堪食之故責之耳芝川令持出以来一食盡之乃六十箇其量如是而平生有一面之分者死則必行素一日壬辰之乱年幾七十以相礼徒步扈従 宣廟命給驛馬還都之後陞堂上拜户曹參議特 旨也即陳疏辞曰願勿陞堂上樗而請見科第専心氣

業至此而其伯氏祖詢仝入泮試先成表詞呈進而自明倫堂後窺見其叅選之事而还
至芝川製述之所言得叅擠以己製某某句讀用為可云爾則芝川答曰科札即國家大
公道也伯氏令弟借作不可柳色沮曰我寧敢以汝為不文而發此言也芝川之正大如
此性又好彈琴學撥調常常按奏索居鄉曲絃絶不得則以熟麻為絃未嘗一日廢棄而
若有緦服則廢之待服盡更彈崔相公嘗稱芝川以三編藍嗜口之性必素一見之人以
辞堂上之科慾拒其兄足成表篇以麻絃續彈之好樂必廢緦功之服此真是凡人之三
不及處世稱名言

贈領議政行左賛成文純公退溪李先生嘗過　贈領議政李正之蕃於丹陽之島潭語
及沈青陽義謙與黜其舅李樑之議先生稱其讜直李正曰沈終始不涉朝政則己若或
干預於群勢之塗則未免為争權之啟爾先生始大寤曰吾不及公之所見遠矣李正之
高識槩可想也金同知令監嘗得聞於　先相國前而令監語及于余爾

萬曆十四年丙戌是　宣廟十九年也九月　謁聖取士在再明日而砦巷韓叅議某登
癸未泮試以太學博士兼任廣興奉事出直倉寺之路往訪呂繼善之寓所呂以諱吉甫

主出去不在荅巷語奴曰汝主只有運奴之事吾嘗知之矣汝若在家則汝主亦當在家
矣即排闥而入則呂與車五山天輅對坐而飲荅巷曰君奴諱君不在而俺未之信而入
來矣又見車士君果然邂逅也即飲數杯臨出荅巷曰余之壯元固能文而致之然比之
於車博士則豈不遠耶以博士之文章不得壯頭寧無慨然之心耶車荅曰俺何當文章
之稱耶荅巷曰今番　謁聖試若製給主人而爲魁元則亦乃博士之居魁也蓋車號雲
輅即癸未泮試荅巷之壯元也荅巷以呂與車有隱微之事謂荅巷不知故荅巷乃發端
而起來也及至試日題出李泌乞還衡山表車果製即入送則車之搆草甚亂故呂不能
解呂以此通于車則車請呂正草而手書入送伊時命官朴領相思庵太學士則李鵝溪
也科次二上等題而相謂曰未聞車軾之子復有之云矣及拆飛封則呂也萬口喧傳翌
日四館齊會而書壯元篇製藏於槐院故荅巷詣槐院則鄭大憲賜湖先至讀呂之表[illegible]
君亦與呂親切此非呂之所能製耶人之爲言誠可愕也荅巷心知不然而陽應曰諾俄
頃大司憲盧相公植入本院取看呂之正草而出盧既聞呂製是車書與製也盧嘗知車
之手筆故也即日發論削科　上不允至數日車以拙還[illegible]京[illegible]耳[illegible]於呂呂乃不給車

發怒之際芸閣下博士李景白者以為車若在職則其冬褒貶都目車當出六而李則不
得出故李乃乘機誘之曰君若不首宲罪狀則當此明時至被訊覈事不可測也若或自
首則非但不就理不被刑罪止徒配而已且壯元之名可傳於百世之下矣車即上疏曰
臣與呂雖同居松都而無交分矣廣興奉事韓懷自本倉設酒饌飲臣曰呂有老親君可
一揮毫積善為如何哉臣果不忍於心犯此邦典萬死無惜也　上即命削呂科而韓車
兩人並因禁事　啓下禁府苔巷母夫人茂松尹氏曰吾生而忍聞子之受刑耶迫令逢
晄元情苔巷受配於圻邑三年車則遠謫鏡城苔巷由是終身坎坷不得清顯余之入聘
在萬曆丁巳四月矣苔巷每語及此事曰人之窮達係於一時片言之失可不慎哉
一堆李主簿義信即余伯姨母夫也少學於東岩李大諫李與鄭賊交案死一堆以東岩
門生受刑謫富寧壬辰蒙　放窮風水之術為道詵懶翁之後一人明於數學當昏朝初
庚戌年間光海觀打圍習陣於西郊　元宗大王以王子從駕望見於道左謂言似不及
享　寶位於身矣逮至戊戌年間許處士某以家禍竄謫島金公州孝誠亦以上疏扶護
慈殿譖謫島壬戌秋李送穀物寄書曰來春則將蒙　恩出來當以壺酒相迎庶不能

一入相叙也云又因其弟出身李忠信之赴西也上書於柳川韓西平相公曰明春則朝
無賄倭廷列忠賢矣大監亦躋崇品而還朝云云時西平相公以都元帥開府於黃州體
副使李判書時發適来同坐李忠信傳入其簡則西平相公拆見謂李相公曰公亦知李
義信耶李相公答曰吾亦親切矣西平以書示之李相公戒以即茶毗勿令留置可矣癸
亥三月十三日　反正後西平方住甫川李判書亦来赴於帥府未寒暄而言曰李某之
書尚在否耶云云李判書流子李典籍慶善每言及矣
吾　先相國於甲子未弱冠時與繼祖母兄李生員特氏諸公同棲于湖堂近處一日辛
白鸞應時為修撰鵝溪李相國為吏郎并出宿湖堂同棲諸公送所做詩賦于湖堂請考
焉則辛李受而見之之後鵝溪取　先相詩槁而題上考之後顧謂白鸞曰此詩超出於
諸詩而大有遠達之氣像君亦能知得否仍欲見其為人而使人邀之吾　先相國曰願諸
公勿往可也況吾則年未弱冠入去公舍尤為不可諸公雖往吾終不往也鵝溪措辭論
難以為此雖公家元非訟庭而亦乃文酒之會出接士子之出入有何所嫌云如是懇
請者至再至三故吾　先相國亦被諸公之所挽而畢竟隨往則鵝相出諸詩賦使各執

所製之篇云吾 先相國以年最少坐於末席乃枚上考之詩鵝相為之瞻視 先相儀
度而與語良久大悅曰我乃見其文詞而已知遠到之偉器矣今見其為人反優於文詞
中氣像也鵝相與白鰲俱以松醪一杯致敬於 先相國前曰見君儀度不久當坐此席
復享此酒矣今以一盃為君致賀云鵝相又問 先相年甲即書于所把扇子邊以白鰲
曰何以書之鵝溪曰吾有處子同生欲為議親矣白鰲戲曰君有妹氏有欲結婚於如此
偉人我則恨無同生也鵝相即還城中直往宋嗣連家宋稱病不出外曰卧處雖陋有所
問事則可入來也鵝相入就見之而以出接諸公四柱五六人之四柱與吾 先相四柱
雜而問之以試宋言之贇不贇宋閱視諸四柱後乃執吾 先相國四柱曰此四柱乃入
閣之命也豈與凡他之命而見欺也鵝相問壽限與爵位高下宋曰二十三登第極清顯
五十前必入閣矣更問壽限宋曰壽祿自古難並第欠壽限耳屈指推衍曰僅至五十三
四歲矣鵝相嘆曰然則決不可與議親矣遂起而出來宋乃高聲請邀曰佐郎妹氏四柱
見之則庶幾可定今復入來如何鵝相乃還入依其言言之則宋良久思之而後言曰此
婚可以定矣佐郎妹氏壽限不過三十二三歲矣妹氏即世之後妹夫為相國而雖不至

耋老奈何鵝相遂以其言決定鵝相於戊戌十一月二十四日我 先相國捐館舍之日鵝相親檢初喪諸具仍手書銘旌停筆而泣謂左右曰舍妹卒於壬午是三十二歲也妹夫甲午冬入相乃四十九歲宋嗣連所言五十前入閣之言不差一毫心切歎異矣今日妹夫又卒於五十三歲當時宋言尤可謂神矣仍言湖堂事與宋之問答而涕泣無從伊時滿朝皆會莫不墮淚稱奇云 此說近世多有知者

東巖李大諫潑與其弟南溪李舍人洁俱以一時名流無憚大吏嘗於讌席撚拉鄭相國鬚髯松江仍吟曰數箇踈髯君拔去老夫風彩更蕭條云逮至己丑鄭汝立逆獄大起東岩兄弟坐交游栲死杖下鄭相國彥信亦辭連被刑謫流甲山終于謫所鄭叅判彥智東岡金叅判宇顒俱逮流竄崔守愚永慶瘐死獄中而松江以治獄究濫亦於辛卯竄江界壬辰始放還癸巳松江以三都救復謝恩使赴京而還受命體察三南被縱酒挾妓之謗廷議極峻請削奪官爵仍欲加罪哉 先相國謂曰鄭乃當路大臣也 聖朝又有殺大臣之名則不幸甚矣蓋指鄭彥信爺也豈使 聖朝再有過誤乎云爾則時論咸以韙之而姜晉興紳為諫長欲加罪松江更竄遠地亟言姜秀峻所[illegible]書贖之[illegible]二[illegible]自新

之婿也於 相國門下新進無出入者而㨗姜正言乃以金判書嘗與 先相親切故風

聞 先相之議論耳晉興發言於臺席姜正言言之其過重大諫不從姜正言即令隔帳其

避辭曰待國家平定之後若論鄭澈之罪則臣亦不避云曰出退待晉興以見輕同僚引

避而出曰豈意如此耶論出於正言之口乎云姜正言見遆而竣論亦止只削其職松江

待命於山所停啓後發向江都尹二相以壺酒餞於水貳村松江曰今日得保首領乃正

言之惠也尹相曰婿公之事儂所不知而末端事辭語亦如何耶松江笑曰老夫死亡無

日焉能久乎其後松江終于江都云正言之胤姜直長添慶爲余言之如是

古語云千金之子不死於市者爲其有財而拔身於下流也百代之下未聞市井輩以行

與志學名於世者也有朴仁壽者操行而爲 宣廟朝名公巨卿之所許可逮至壬辰之

變京都士女盡入於賊藪中而朴年將八十不獲遠避故避亂於重興寺矣親屬勸還京

家則曰吾豈以朝夕之命忍見讐賊耶乃留在於寺中矣癸巳正月倭奴大行殺戮朴亦

終被不屈而死死於忠其可以常流視之耶其子祺元及其孫悌男皆能繼述其風悌男

爲主簿漢陰李相國庶子汝璞白沙李相國庶子李同知無男皆悌男之女婿也

又有權千同者世以市上富饒稱千同有五男各給木綿百餘同為產業然後始於學年

五十餘就習靜閔先生純之門下受四書三經玩索奧旨以儒名世七褰之後每徒步而

尋訪同門生文德山夢轅即習靜之高弟以儒名顯於世也時見權来則必起而迎之曰

千之来矣與之抗礼千之乃權千同之字也其所矜式者如此亦豈以中人忽之耶文德

山澈子文駿丈每常言之於余矣今世亦未見如是者蓋有之矣而余未能得見也耶

白沙李相國於庚子年間嘗入侍　筵中臨罷左右史亦拜辭之際白沙相國猶留起拜

曰臣常欲一番啓達於　筵中有意未果者積有年所矣臣猥荷遭遇致位匪據將福過

灾生死亡無日不得暴白於　君父之前則臣死而不得瞑目矣　宣廟下教曰卿勿如

是張本第言之白沙起拜而坐詳陳己丑治獄時臣為問事郎廳自初至終詳知李潑兄

弟元情及刑訊時對辭誠非逆謀同參之人也大抵大逆出於搢紳中天威震怒之下人

莫不惴慄無一人開陳其冤狀蓋慎於威怒而然也潑亦自前與鄭賊最相親切終未免

死於杖下而七十老母亦榜死此為　聖世之累也臣有所懷而惶懼未達者乃此事矣

宣廟笑而答曰不意如此之言出於卿口也白沙拜而對曰臣深知其冤之人而終始

畏憚天威不得暴白則不但辜負　聖世恩遇亦將裁恨於泉下矣而其於冤沒之人冤

痛未伸者尤如何哉　上顧謂史臣曰此乃有關後日之言也勿令遺漏而詳細記之可

也其時入侍兼春秋南復圭言之如是曰東岩兄弟伸冤權輿實在於白沙相國之一言

云文暇丈與南相切故文丈嘗聞此言于南而文丈語余於四十年前也　宣廟丙申歲

逆賊李夢鶴韓絢連起我　先相國以左議政爲推官治獄寬平物議洽然相語曰宰相

治獄果如是夫云我　先相國陳達　榻前放釋湖西任琦等二百餘人湖南三十餘人

完畢之日　宣廟引見下教曰賴卿明白辨覈無有如己丑冤死之事予甚嘉尚焉　先

相起而對曰此無非　聖上之德也豈臣之力也曰進曰臣豈敢爲死友欺罔　君父乎

李潑不知汝立之逆與之相親罪固當死而至謂同參逆謀極其冤痛矣　宣廟默然

不答　先相即出宮門嘆曰吾雖見景涵於地下可無愧矣吳判書億齡斋白　筵中出

謂人曰今日左相能陳不敢言如是可謂人所不可及也其前數月洪判書可臣奮上疏

極陳東岩兄弟冤死之狀而且曰至於杖殺其七十老母壬辰倭變職競由此矣云　上

震怒之適以洪州守城賊徒斬夢鶴首而入降故終不之罪也

白沙李相國爲体察使時北渚金相國瑬爲從事官嘗於燕視阻雨終日從容談話北渚
問曰台監與鄭松江其所相知者殊非泛然親切之比也松江之得謗於己丑治獄至於
削其官職台監亦己丑年問事郎廳也必宜知這間事情矣願聞其梗槩爾白沙枚扎梆
獄終始曰其事如此松江之得謗似爲寃枉其事如此松江之得謗宜或有由爾北渚曰
然則台監何不明白開辨比化者使無憾耶白沙張目熟視曰惡是何言也吾豈敢爲澱
十年前已死之人作衆人共射之的哉云白沙相國之意以爲雖欲救之際知終不得救
解也北渚嘗曰白沙之老於事者有如此云云余於丙戌年間得聞於李原州使君李使
君即北渚之從侄也逮癸亥　改紀後松江東岳並復其官職文暎丈以謂人曰殺人者
與被殺之人同一　忌宥云
癸丑秋當漢陰罷相之時白沙相國進劄於光海曰德馨已言之臣也臣乃未言之德馨
也竟被劾罷出寓芹原逮至戊午又進　慈殿不可廢之劄謫于北青縣途中吟一絶曰
雲日蕭蕭晝晦微塞風吹冷遠征衣遼東城郭應依舊只恐令威去不歸翌年辛未謫所
享年六十三金監司止男令監輓曰六十人間元是謫三千里外未爲還至今膾炙人口

相國字子常生於嘉靖丙辰卒於[illegible]戊[illegible]兵[illegible]亮[illegible]
柳龍仁灝嘗謁金司圃禔于其第々即墨寺洞極巷也[illegible]初着僴巾而迎入柳
以其父兄執友盡敬問候不知不覺之中袖發扇子而提之金曰汝之扇子新且色好其
能盡爲耶柳乃跪進之意以爲即令所見長安萬戶恍[illegible]森羅景致列於眼前必當
寫此景不然則當洒翎毛矣金受扇良久布持深思已而寫一葉扁舟數柰波浪一抹雲
氣而只以水墨揮之以與柳々々於心缺望少選辭出轉拜于韓判書準爺侍坐移時韓判
書見其盡心賞之問曰此畫未知何人手段耶金丈司圃所畫而即者往拜則如此々々
揮洒矣韓判書曰此正得意畫也頗若心下筆矣仍曰汝則年少更請不難即招女奴冊
房所置扇子封持來々々即沒數償之曰昨日金羅兵使所送之扇三柄則已給於鄉族云
故家後計其數則十七柄云余少時聞於柳龍仁之孫柳𢿘納晉三柳承旨道三兄弟也
唐陵君洪純彥以士夫庶子我國禁錮庶派故雖屬於舌官自少豪邁年少時入京師求
見天下絶艷齎百金賻諸養漢的老嫗有美妹年纔二八容貌若姑射之神問之則乃士
族家處子也父母兄弟六七人死於毒癘痡其身不死故欲奠之具沒數貸用於人其數

將至數百餘金備償無路計無所出欲自鬻償之而自今日始出而失身後永為娼女云而言淚俱下洪惻然感之即時添出百金則前後合二百金也持而贈之致敬而還則處子問洪姓名而去以其金償債之後處子後為禮部尚書夫人越數年洪又赴京行則禮部送揭名帖候於中路數三處洪心甚為訝及至京師尚書郎日來見仍邀其家出見歟夫人詳細目之則乃前日贈金夫人也翠黛紅裙列侍左右大張宴樂夫人親自為壽待以兄妹之礼盡歡而罷留住之間如是者三也暨乎發還之日贐行之物多至萬餘兩洪心辭而却之不受尚書乃滿載車輛追送于遼陽言辭懇切故洪不得已受來云以洪高義豈用貨取服其誠之至也洪以此名動天下豈不宜也哉已丑以改 宗係時海平府院君之行洪為首譯以其功為光國功臣封唐陵君其外曾孫李上舍惇余之友生故嘗言于余也

金叅贊壽賢爺為堂下官時嘗就拜于申判書𪭳爺前則申爺方病在呈告中要入寢室以鴉青綿衾圍膝而坐金叅贊問台監添候是欠安不用輕暖之衾乃以鴉青木綿之衾毋其厭重耶申判書答曰果有錦衾與紬衾而昔於壬辰之亂吾為平安兵使時沮時

監司乃李完平相國也兩行出巡與之相值於一邑相逢談話[illegible]

與之仝宿完平令陪行通引入其寢具則以三四幅布帕裏[illegible]木綿衾而又素褥而已

也完平又令余下人入其寢具則余少時常以錦衾數件與錦褥也心甚慚赧何敢開籠

而展布也以余寢具置之於向首處或倚或坐矣完平又謂曰自　上播越龍灣之一隅

凡為臣子者固當如令翁之如是不解帶可也而吾則少於令翁六歲也而本以弱殘之

質遭此亂離奔遑疲勞不得不如是爾完平丁未生而余則辛丑生也又聞其言尤爲意

外之言而於心慚赧尤切愧恧故每思當時之慚赧至今未解用是爲戒云〻金叅贊常

常語及于其一家金叅贊外孫閔判書 點 少時嘗言之也

宋監司英耈為清風郡時一夕邑底村民来曰有一過客宿止於民之家行李蓋似草〻

而所率人與所騎馬極是肥健而形容決非鄉客云宋監司詳細問之知其鄉吏而乃與

民相約而送之質明宋監司以微服直至村民所其家見其民出拜宋曰今日汝家牛未

知耕田耶吾欲傭耕肯許否宋且問曰汝家有兩班客自何方來客耶其民對以[illegible]

請與對客迎之甚切故宋入去揖與之坐已而其民盛備酒肴而進曰適會吾從契會之

饌猥蒙下臨陋地故茲敢進供云宋不讓而笑曰與客相斟不已談話頗款乃沉醉與
宋傾蓋若舊仍與宋聚首附耳語曰與君情義有若情親豈有隱諱之事也我果非過客
乃御史甫宋亦附耳語曰我非品官乃本郡主倅也不覺大笑而罷云其所進供者乃李
官之物也至今道其好事於其鄉云際想宋監司風致猶可想也
明廟朝有宗室義信君者生於太平之世以豪俠自任一日有承傳來言東臯李相國
前曰自 上以義信君為儲嗣矣趂明曉詣 闕事有旨來宣矣東臯赴 闕問於內官
曰昨日有如此內官來傳 上教果然否內官皆云不知云李相乃密啓其事則 上乃
殿坐拿致義信君而問之義信君對曰生此盛時安享榮禄亦無讎怨於人今日之事臣
亦不知何人所誣也 明廟下教曰汝於京妓私暱中有所交歡者耶義信對以此則果
有之京妓某妓果然交歡矣 明廟乃拿致厥妓嚴問曰與義信君交歡之際必有間夫
矣厥妓對以往来間夫果然市井人某某也 明廟即令押来則乃昨日李相家傳
命之人也其人無髭鬚髯洽似宦者乃令依法行刑焉 明廟下教于李相曰吾家朝韓琦
則必當囚其宦者而來也卿今不然 特命遞其議政擬三日後復命行公可見 明廟

如天聖德也

宣廟癸巳冬自海州還都慶尚道道[illegible]馬[illegible]是乃得之於倭陣者也自 上分

賜扈從諸宰我 先相國最後遣下人受來一馬則[illegible]與[illegible]盡露之形容甚爲埋沒至明

年甲午不但極其肥澤快走善步仍爲騎奉其冬入闕是亂離初定之時故未能乘轎而

連以坐爲焉至丙申夏慶伯監司軍官持狀啓至備局言曰此馬是小人戰馬而失於晉

陽赴戰 先相国即招問而令出給在座諸宰皆曰只聽渠之所言而出給似涉不可矣

我 先相國曰余以左相坐於都堂渠何敢以疑辭試之於余耶余則尚有他馬而渠以

武士未免奔走於戰場須令出給可也其軍官者受而還故未久本道監司牒呈于政府

果送其軍官者失馬帖文矣

五山車天輅之謫鏡城也龍仁李相公鐩爲北兵使辭 陛之日 上引見罷出 上使

中官下敎曰車天輅以罪被竄於鏡城罪雖無赦其才可惜勿令飢餓可也李兵使受

旨而往到任之翌日乃以太小米黃豆并五十餘斛魚物鹽醬等物滿載以送則車[illegible]

官得罪於公議而遠謫於數千里外草草居謫矣[illegible]而此[illegible]外其[illegible]至此[illegible]

尤切惟訝僅得受歲之後即造營門問其所由李兵使答曰凡在[illegible]上天問稍[illegible]
垂施而頃日辭 朝之日自 上傳教丁寧勸戒如此耶[illegible]事章封而西向四拜
不覺失聲痛哭云 宣廟聖度優容人材至於此而李兵使手段亦不細[illegible]亦可見
世道之純厚爾

贈領議政金知事克孝即仙源金相國尚容清陰金相國尚憲先公也天姿豪俊人聘於
林塘鄭相國之家雖未登第乃蔭仕焉世稱偉人在萬曆庚申年間金相兄弟位躋金玉
之班又有金長湍尚寬與僉知尚宓壽秩爵位俱高而善談論頗好詼諧栗村韓知事明
勖以歲拜造門則仙源清陰兩相俱侍左右設飲勸酒於韓而適甚顏[illegible]韓[illegible]實不能[illegible]
杯使女奴耗杯接之於口曰此自六七歲時素所嗜味而味常不變也此物凡在死後必
用於祀時而至於女色則元無用祀之事可勝嘆哉今令公之年雖非少壯之年猶可趁
其未老之前而爲之毋貽後悔可也仙源相國忙然侍側而清陰相國危坐而聽之議政
曰此令公端士也以我而言爲浮雜[illegible]也[illegible]余於少時得聞於栗谷令監前爾可想其不
羈之風致也在光海朝納基爲同敍寧仙源兄弟諫止之答曰吾固知死後以者吾之[illegible]

並追贈而吾欲於生前坐軺軒纓諸君何其惜也云

癸亥春 仁祖大王反正之日天安官吏適来京師告曰於其郡守曰京中別無他奇是白乎矣大槩去夜良中意外主上達夜為白遣以定遠君長子 綾陽君主上改立為白卧乎事一時聞者無不絶倒而吏輩之文簿卒間形容以書似難矣丁卯年胡兵盡臨義州安州等府而長驅至平山 大駕去邠入江都荷潭金相公時讓爺方為嶺伯来待於聞慶縣伊時兵使咸寧君李流亦来會矣兵使以 朝命有旨領其麾下軍兵而進来故李辞於荷潭曰去若不利則難期更拜云而涕然泣下兵使營吏告曰於渠之郡守曰兵使道與巡使道相別之際至以泣下情事極為可憐事云吾吏之俚文彼此無優劣如出一手段可咲也已

壬辰倭寇入都城 兩闕及百司盡為焚蕩 文廟亦至見燒逮于壬寅重修告成哉 元宗大王在諸君時與臨海君往觀焉未識碧松亭下馬之規而直渡泮水乃至下輦臺而始下馬居館儒生是壬辰乱後辛丑榜進士也年少儒生等乃令館奴一時發出五十餘人盡捕其 兩王子陪從下人及左右牽馬者亦皆捉去各杖數十以送 元宗大王

與臨海君八御掌務官厅事時方日千飴餅𣲚供設生進點心亂後國用板蕩之時也
升供三貟故團飯於沙鉢有同彈子稱以彈子點心者也　元宗大王與臨海共[illegible]
先輩𣲚歲嚴差強而點心則如是畧少其經過長日腹空可慮云至今傳説其盛事而[illegible]
亂離之後乃以　親王子猶遵國法有如此而生進輩之士風亦可見其不爲權顔也
贈領議政行同知中樞府事李公惟侃乃判書李景稷白軒相国景奭先公也與韓知事
德遠相公並生於庚戌韓知事有三子琂瓊琁長子登第官止太常正韓知事李同知當
於降日設宴兩家子弟俱會盡歡而罷李同知言子弟登科愈重於己之登第主人相公
有三胤而顯達者惟一而已俺有三男而二人顯達也主人相公似不及於俺也韓相公
曰公烏得與我比也我則廿四捷蓮榜而廿七登科出入臺侍爲礼兵㕘判四按諸道令
以八十爲知中樞府事二公之顯達雖極顯矣豈若於吾身親見之者也李同知答曰吾
則以入場罷出之日終夜安寢而子弟輩出自場屋之夜則耿耿不寢以是言之爾鶴谷
洪相國與太常正生全壬申也時以吏曹判書來㕘其宴洪相曰李同知令監似不及於
主人相公矣李領相與李贊成準爺俱是　恭靖大王之裔贊成生於乙巳領相生於庚

戊贊成長於領相五年而族分則領相爲五寸叔也一日領相謂贊成曰[illegible]
司馬嘗捷東堂今陞頂玉之班何羨於公耶贊成對曰吾年二十登進士卅四捷龍榜年
幾何陞堂上今至一品矣未知叔主年幾何登第亦幾何始仕而叅漢城試耶領相答曰
生員則辛卯榜年四十也東堂則近五十之年也筮仕則亦五十後爾贊成曰然則叔主
無一事愈於我也領相無言而敗郭太常悅乃同知希恭令監之先考也與李同居一里
若兄弟然作詩戲之曰司馬初登年不惑東堂僥倖髮成絲降幡忽竪全城下恰似衿川
訓導池云全城即贊成之封君號也一代傳以謂名作云云爾云
李監司昌庭令監萬曆丙辰年間爲楊州牧使伊時有鄕任座首者有三女年皆長成而
家貧故無一成婚長女與同里沈哥子爲議婚而亦緣婚具未定焉一日三女爲牧使坐
衙狀於林下長女爲牧使次女爲刑吏末女爲使令長女令使令捉來其父云則分付之
下末女乃東柴曳入於庭曰品官人依令曳入矣長女曰汝鄕老品官亦知人事者也反
聞汝家有三女年皆過時而尚不嫁娶者何也汝女年皆幾何乎末女代其父達曰長女
則年某甲次末兩女亦年幾甲而爲人父豈不念嫁不失時也第緣窮計未由而且彼欲

為之我未足當我欲為之彼乃不應以至迁延未决甫長女曰越邊沈哥子寧不足於寃
耶末女未及荅辭之際適會面內勸農過去見其處女單之會而不敢過去乃隱身於林
莽中矣及聞其問荅之辭不覺發笑拜出林下長女乃大覺其有人而竊聽驚愕失足之蹶
跚顛仆而入去其勸農者日暮還家心切笑之至其家則有京客為見主倅而来作接於
其家勸農乃以主人常漢現謁於京客〻〻問曰牧使平安耶勸農以失足致傷之辭對
之京客從聽而不問翌朝京客入見牧使其所寒暄之節乃以失足致傷之辭慰之牧使
為之怪訝而問之不已其日乃衙日大會也其勸農者亦在逢點中而在於庭中客舉手指
之曰昨日来接于彼漢家矣彼漢能言其傷足之事也牧使招致近前問曰吾元無傷足
之事而汝以傷足之言之於客前果何意思歟勸農以為衙日大會中不忍以座首家處子
戲辭唐突發說遲延餙辭牧使大怒曰人必不淑桒前所使之人如是誣倅其他凡民不
足道也乃令嚴刑節次必欲窮推其實狀而後已勸農乃實陳其可笑之狀牧使與客不
覺絶倒牧使乃刑房發定其鄉任差品官火速捉致而問曰仄聞汝有三女年皆過時而
尚不嫁娶者未知何事〻關風俗故如是捉來也從實以對可也品官對為人父而豈不

念嫁不失時第緣窮計未由且彼欲[illegible]之我未適[illegible]我欲[illegible]送至此耳

牧使曰越邊沈哥子寧不足於意耶其所問對果如長女所爲牧使與客又大笑而牧使乃令越邊沈哥子亟令定婚仍給米布以補婚具數年之內皆令畢婚至今爲楊州名言云當時李監司昌庭令監來言于名隱許使君余亦親聞其說焉爾

己卯年間東溟金判書爲咸鏡監司秋巡於北道金監司素方宰鍾城府聞其監司来巡出迎於鏡城〻〻通判卽黃大諫床也黃於丙子歲與東溟往使日本上使則任絖副使東溟而從事官黃漫浪也鍾城與黃通判出候於五里程東溟不受祗迎入于客舍卽令除冠帶相見曰主人通判固知奉叙於此而不意令公之遠来會晤也談話間通判曰自京歷路到洪原縣適見客舍屛風之書果然曾日慣見之筆也入眼依然如拜使道矣東溟曰余初過洪縣見其白滑素屛臨行卽時揮筆而出給矣通判曰吾聞使道分付本縣持去巡營數月習字後書送云今何異於所聞耶東溟曰僕雖拙筆豈能畏夫主人也通判曰往彼日域時琉璃盞葡萄酒使道亦能飮乎只恐忘却而未爲說懷前東溟曰吾未大敗矣東溟笑而張本曰往于日域時上使則以吟咏爲浮誕而不以爲事而吾與主人

間用家慄遠慄形諸文字矣一日彼邦之人有執政者送障子二件來請諸余者則江
上畫梅及雲間月也請於主人者則畫梅於積雪中下有一雉也主人以為形容詩意尤
難請余相援余曰彼邦之人亦能知詩故其所命題不無其意何必相援為也終不許援
余深思梅月別無他料即援筆書之曰皎皎雲端月娟娟江上枝其間九萬里清白故相
隨云題罷出給則執政乃以金屏諸器玩等物而以玉杯酌鵝黃酒進于余前召譯官問
之則其價二十金也一皆出給于下人而分持之主人則用意頗苦良久題之曰積雪埋
深壑清香發一枝無人訪斜逕猜有野雉知覺之不覺奇絕出給則俄致潤筆之資曰其
所寶玩必三倍於余而以琉璃盞酌葡萄酒而進之主人接口試嘗曰其味太好矣公能
飲否余答以各以其才華善於隣国不得見分也又召譯官論其直則乃六十金也彼邦
之人能知詩格亦如此爾又令出給下人而分用也云歲辛丑金監司令監為原州牧使
嘗語及于余爾

巴江金同知令監於萬曆己卯歲以微工事出於東湖時我 先相国以吏佐兼湖堂
一日我 先相國使老吏金九鼎持送分兒翔墨于微工之所雪花紙亦分兒紙而又為

詩送云金九鼎来言其少時事而言曰何年[illegible]在湖堂勝[illegible]

之士至于門闌良久而入来渠起而視之則頭[illegible]儀表遂下庭而迎之曰自何来到

耶答以居在於尚州火嶺乘舟于忠州樓岩来泊于此江邊宿聞南樓勝景[illegible]之

頤矣今果来賞矣仍上廳事披見題名錄渠曰生員主亦須登科題名于此間如何答曰[illegible]

科既難期必而題名於此者亦豈人人之所為也金吏之言蓋為慰藉而發也所答如此故

以為豈有題名之事也厥後知之則蘇齋盧相國也其年登壯元以禮郎未幾湖堂而来

為語當時事甚詳伊時小人若有逋慢之事其罪責當復如何耶 大凡儒士之不可輕視

乃如此也云余自幼得聞於金同知今監前矣哉 先相國為宰相後金吏時[illegible]

錦鱗魚等物来謁于 先相國前則 先相每饋酒而給笠帽與扇子而送之云慈親每

常語及于余也

鄭仁弘自少受業於南溟曹先生之門盜名欺世者也一日南溟過其鄭家則仁弘適不

在家先生留而中火仍見其所居別堂之前列鼎數三先生怪而問之其婢對以大夫人

前所供朝夕饌物備進之器耳 先生臨發令所帶僕從滿貯馬通於其鼎仁弘還家見而

莫知先生之意耶往先生前問其所由先生曰事親人子常事[illegible]云先生
稟性豪邁傑出大抵寓諷之教與樂易從容之氣像則雖不及於退溪李先生而其樹立者
見之明乃如此也甲辰年金豊基啓光為保安察訪時余為語南溟之不識仁弘之事者
乃如是言之

鄭仁弘瑞山人也師事南溟曹先生初以隱逸拜金山郡守己卯年間許草堂為監司巡
到金山待以水飯點心草堂謂言接待監司會計国穀者載在法典也但汝郡守未讀大
典之致也乃令入來講大典則所無實而啟官至參判戊申春疏論柳相永慶 宣廟大
怒命遠竄未發 宣廟棄群臣光海即位仁弘得參偽勳位至領相李爾瞻輩為其爪牙
發府 大妃論致國家幾危遠癸亥 反正之後仁弘誅死

宣廟乙巳年間仁弘毀晦齋退溪入文廟之議為隱諱後學為館學掌議通文八道有曰
南溟一代之賢者也向退溪書辭至云平生景仰有星斗乎天瞻世難逢長似卷中人之
語則南溟之景慕先生亦豈淺乎哉仁弘師事南溟頗久其亦有聞乎此而師兄之讒
乃反攻之至於此耶譬如無教家子常善罵詈老雖得其惡言論不忍相報然老而不死

尚如此尤可見士林之慎者也云先達某公以賀成上來進舍諸讀者館學校生進文

八道使臣不得容於国境之内名隨時兼兵曺佐郎學諭權金剡府生同座共看其朝報

而笑謂其事之首末云余時在傍親聞之矣

完平李相國當 仁祖朝壬申年間退居于衿川山所文生負暖丈偕謁判樞徽台爺而

進拜于完平相國終日談話之際文問曰台監與 斗巖金相國同朝並相於一時必相

親切矣完平曰俺與 斗巖情親意切不啻凡然交誼也 斗巖生於丙午俺生於丁未

斗巖登戊辰第俺登己巳第同入槐院銀臺與之俱超宰列俺先長東銓乱後甲午冬

斗巖以吏判入閣俺後於乙未歲乃入相矣 斗巖年五十三而卒儕流莫不嗟惜至

昏朝如俺之人董董扶持於徒流顚沛之中得見 國家許多危乱而幸值 重恢之運

若使 斗巖生當昏論之時則為人非如俺之殘劣之比氣槩堅確必將以死爭之以此

言之則當時儕流嗟惜之者不無其意也年纔五十而逝故吾儕中亦相語之曰若令

斗巖生當昏時則不但竄逐而止必當慘被禍黯云爾然不享壽於其身則幸而其於

國家則可勝痛哉可勝惜哉云文丈敀來語余甚詳也文丈先公文集上於我 先相國

有親誼文丈曰吾嘗於先親之前飽聞 相國雅望矣今我完平相國遺聞亦所未聞者
相國雅望見重於一代儕流果如此云爾
文夢軒南平人也世居京都 宣廟時名武也當壬辰以會寧府使見擒將倩賊之人
執 王子臨海順和两君而文終不避去乃延頸受刃而死賊雖殺之而亦義其死云其
弟夢轅德山縣監也自少時受學於閔先生純之門與吾 先相国仝居西小門外相親
切其胤子文瞍丈字輝遠丙子生也癸甲年間其先公爲德山縣監時洪老志誠避兵湖
右因延置於縣學西漢書二十五傳讀至五百遍故能文高世氣度倜儻不羈天性至孝
早孤奉偏母色養多年文丈平生未嘗服紬衣余以世義自冠後事之以師友之間矣文
至於五十後余問曰常着綿布毋乃儉薄於身上耶文曰雖有數件衣服家計貧乏不能
供進於老親而老親或以綿布爲常時所着吾何可自着紬衣乎云此非世俗之語也可
慕堂洪相公以同里故人之子歲時及常時餽以甘旨嘗一日送人要之曰作飯食以待
云文往焉則洪相對飯同餐曰吾親老家貧古人亦有爲親之屈今日是吏曹注擬才者
可性耶文對以此事不可任意故告於偏母而後可矣乃其無他之可也文遂告西辞必

酗酒嘗曰沉醉與其妹氏閔淮陽應卿相戲以大石投擲於閔石誤中母夫人大驚戒
之自此三杯而止將三十年人曰以其量但飮三杯奉承母教之至者於斯可知云至
五十後母夫人乃曰汝年至此可飮其量而勿拘杯數也甲子忝生員試而罷榜庚午與
我同忝於司馬初試己巳秋（己巳似在庚午之上）又與我同忝初試其冬母夫人下世享年八十文丈亦
五十四矣三年服喪一從家禮常居于外如我相知之人同宿焉當望朝朔祀則必入于
中門外要出其內相々議其享祀之物可令取法於末俗者如此也闋服後不復見大小
科年至八十而終々不霑一命天也奈何可勝惜哉戊午年間完平李相國以廷請不忝
待命於露梁文亦以洞内染患避寓於隔墻家逐日往拜于完相前完平每許其氣度曰
判中樞府事徽台爺同往拜馬是歲初也許判樞謝其薦於守令曰每蒙大監記念深用
公之所言終無顧忌之意可使作大司憲於太平聖代也云完平退老衿川之日文與許
感激之心矣因曰大監在朝時終不擧此友未知何耶完平曰與友可拜持平掌令而至
於別坐忝奉則不可也令世之人其孰信吾言而直拜臺諫之職耶云完平之見許至於
此也萬曆丙申歲文丈使嗅奴子以收貢事下去湖南情書而皈至于無子來則其書之

之年過十七歲也伊時　朝家設号牌文丈乃呈于漢城府曰家奴騃妻而来不知良賤
與否厥主不為推尋則使嗄次立旨事云生子女多至六七人矣所生一男亦仰役于家
中奴妻連德則以墓直奴妻往於坡州也癸亥後其主宋某即宋監司英耉令監之庶孫
而完平相國女婿之父也得聞連德之為文哥奴妻而不持文券而上来接完相宅完相
曰文公吾與之親切矣雖不持文券若徃而推尋則文必出給何憂文券之不持来也宋
果来言于文則文大悶其婢名年歲逃亡之年即使其家内使嗄連德所生一男與宋指
送于坡州墓下任其捉去其立旨亦出給則宋乃大感謝曰完平相國之教到此信矣是
時完平為延平李相公之所詆毀而　仁祖聖眷出於格外故完平遽遽未能决退文丈
責之曰完平近来年深故所為髦荒而不知退矣及聞宋言乃反曰然則完平不為髦荒
矣聞者捧腹云其不羈類如此也宋乃推捉其子餘皆免名而去如是者非人人可及
也
白沙李相國癸丑之後居于楊州蘆原之時西平韓相公為咸鏡監司為辭於白沙因進
兩壷酒與肴果數器白沙曰公近在外而不見道峯洞口久矣可以此酒同往其處而歡

罷可也即令僮僕扶來卜馬于原野白沙親自籍[illegible]
必親自為之耶白沙曰可知世間事而何為發此語也吾子得其時則使人亦辟人之行
可也不然處窮則如此之事何必藉賴於人也遂與其徒道津洞口從容良晤而竟夕盡
歡白沙還歸蘆原西平還入京城西平每語及白沙曰其不可望者乃如此也云白沙每
與西平語曰吾輩若生於國初位不過正卿而今則世人村之盡吾輩不為佐相而何哉
云此則同知令監語及于余矣
陽陵君許搞是許判書岳麓先生之再從弟也以文名於世登第之後不得顯於朝官止
高山察訪載永與妓春蝶而來前夫人以妬忌成疾庚戌年間遂至不起其初喪時一代
士友齊會其家趙知事緯韓台爺曰孝子之居親喪以孝殞者嘗少而夫人以妬忌死者
間多此理難知也名隱許使君曰孝子之心切則不分死生至於成服至於永葬葬又
至於小大祥而闋服故能生也而婦人乃曰乎深閨其妬憤痛疾之心每謀祐喪故寧
不死也哉趙知事曰旨哉君言可謂至矣因敘語其夫人則厥夫人曰何狀丈人能識得
婦女情事至於此哉可令釀酒而進也一代傳笑云萬曆壬子以兵曹佐郎為恭除白川

之日行至松京留一日經歷李同知宅令監即許宬士妻三寸也都事權義中亦來會語

及其事李同知曰一酌不飲之如公欲酌酒[illegible]於公可謂一言輕矣相與大笑

余隨許使吾而行步時親聽之爾

贈領議政謚文正公行大司憲趙先生諱光祖字孝直壬寅生漢陽人也生而氣質[illegible]

歲十四五時風止夙成如識理者然嘗受學而還至中路避雨入踞於市井人家門閭其

主人之女年可十五六見先生風彩動人不覺艶賞露頂出聲再三流眄焉雨止後先生

即還本家即義賢洞新城坊也厥後其女寤寐思想仍以成疾父母醫治多方未見其效

父母一日問于其女今汝所患決非身上所售而不然則近於邪祟也無隱實陳可也以

誠問之厥女乃言不諱其父乃以先生儀表物色於路傍曰某月某日何樣秀才避雨而

至雨止即還矣亦能有見之者否或言不知或言如此乃寅緣推尋至于先生本宅而通

名請現則先生方隷書字手持筆硯而出見則其女之父曰某月間避雨而至于小人家者

果秀才主耶先生曰果有是事矣其女父仍進從容曰小人晩得一女年至十五餘矣其

日望見儀度因以作病百藥調治今至無可奈何只矣其命迫之時豈不念哉豈須一[illegible]

枉顧以破其情願如何先生大笑仍謂曰汝[illegible]去汝女[illegible]當與其以言示余

也其人還其家言之則厥女聞其詳語日夜[illegible]尤信於前日其女之父乃更[illegible]曰女

聞秀才所教至於如此恭何先生乃與其[illegible]父偕至其家步行而往則其女扶病梳洗

而出現先生乃從容舉義理而說曰汝以良家處子吾於其日果無見成之事而汝先於

男子而作病沉綿以貽汝父母之憂尤可未便而亦乃謂羞恥事也一一慰說未已其女

乃大慚而入先生即還本宅其女不日差療云太賢之氣度超出凡流果如此也吾友李

進士榮後華叔癸丑年間為寧城廣文時為余言之也槩華叔大令監李判樞輅爺本是

義賢洞世居故也

贈禮曹判書行參議高霽峰敬命即大司憲孟英之胤也文名重於一時少時以進士自

太學步還至中路猝值驟雨避雨路邊人家初踏于門限見其傍有抹樓一間而仍又入

坐雨下未止有玄琴一張倚於壁上無聊中手弄數調其主人之處子年可十七八者開

窓出見而即還入于內持盤盤與酒果稱肴以進極其淨潔霽峰飲問曰何其獨在耶厥

女對以父母富商大賈昨日出往松都將享神祀而渠與婢子數人守直家舍矣婢子[illegible]

以洴澼衣服事令朝出去于東小門外川邊遇此女而仍不得請來也仍供進夕飯無故
又如前問此琴何以有之耶女笑謂曰父母以此教我也遂令彈琴而流暗婉轉不還而
亦終日霽峯與之同宿仍曰吾乃進士人而掌令高某乃余家嚴也吾將蓄汝爾翌朝遣
家霽峯更思之雖是常人之女而不告父母而私之爲不可以此爲媒絶不相問女仍自
病至於死域父母以誠詰之女乃實陳所爲其父乃往告霽峯至再至三至曰願救將死
之殘命云則霽峯稱以全然虛徭之言終不肯頌女竟含冤而歿大槩霽峯以父兄子弟
名聲藉甚事不正大至於如此矣壬辰以招討使與倭賊戰於錦山之熊津而不移寸步
快白死節可以聳動於百世之下而此則不必辯有逆矣
梁系判松川應井己卯名賢彭孫之胤也不但文章之高出於一代氣槩倜儻以豪放見
稱而理遣尹判書教中爺郎其同婿也　明廟乙卯歲倭寇六十餘艘来陷達梁殺兵使
元績長興府使韓蘊靈巖郡守李德堅連陷於蘭馬島長興兵營康津加里浦海南縣
監邊協嬰孤城獨全遣都元帥李浚慶禦之以金景錫南致勤爲左右防禦使討平之退
兆之賊入犯濟州牧使金秀文以孤軍大破倭賊而且遂殲之　上遣田毅中賜宴

于瀛州將士以選松川詩

之曰汝之始祖所生之穴吾果即旋而來矣雖以松川之豪氣無一語而推沮云松川氣像有大過人者而若一哭則必累日呻痛晩年遭母喪朝夕之祭不得躬親行之松江鄭相國惜其有人言托之於李東岳兄弟之言而言之於其一家之人松川乃哭而祭之曰卧病終至不起其子孫不知松江之假托於東岳之事恐言不已萬曆丙辰年間長興文生員益明氏言之如是文乃松川同婿之親孫也

浦陽先生鄭教官彦訥生於嘉靖丁未萬曆戊子進士一等也年十四魁都會於羅州聲名傳播南中年十七以總角徃拜松川則松川方受弟子學令入坐曰此學不可中止可盡授而與語也低拜教之或至此則如此々々語也云而不敢專也教已浦陽拜言晩生鄉曲聞先生不日月矣而今始就覗孤露蒙學何以盡之於前哉松川曰吾亦聞之久矣一未相見又未相問爾曰與質文經傳及子史諸書平日可疑處終夕至夜半鷄鳴而起以及亭午辭歸時曰請曰願借松詩一帙還歸留十餘日更進完璧則松川閱覗至幾而對或再或一云則松川問能如此然乃記憶否曰拙出試問之對之如響松川驚曰聰明

如此則古人之文章何足羨乎丁酉亂後避來洛下受學者如崔完城鳴吉相國與[illegible]
豐維相國金判書南重李廣川志安諸公皆其門生也晩年爲教官西垌柳晉原與[illegible]
楯典文衡時三爲登第而力黜之曰此文若第則二時文体當變矣月沙李相國時[illegible]
人存間或餽酒饌矣如樹中鹹上害庄王兒久居闤城中賦求諸古人不多得也如醉中
千日步亂後一身多疾石夜能虎掛松秋欲緣木句膾炙人口至今留聲焉無子只有妾
女二人四寸孫鄭曙光遠爲及第而奉其祀云
金省菴爲永興府使時其家君爲江東縣監省菴歸覲於江東聘成川妓尹從年十四歲
也情甚篤重焉於其歸覲之時則輒留連數月乙亥年間以東西分黨之事 宣祖大王
震怒命令沈金兩人補外省菴初爲富寧府使尋以實病在身難於赴任更除三陟
府使尹從以京上妓生時方在京省菴將與之期約率去三陟哉 先相國[illegible]
之郎寄書于省菴來從兒曰自 上深遇兒其有此補外之譴惟當惶懼赴官而何暇蓄
名妓爲計乎不但未安於心其於聽聞何哉又推狀此閑中大言之一段以一開省菴鬱然
改圖乃裁簡於尹妓以拒之翌日辭陛後入含人所受餞之際京上洛山專尹妓之

簡則省菴受而投諸清風閣蓮塘洛濱[illegible]
池取来則省菴起出而去洛妓常言此事爾後尹妓為任蒙正妾而省菴自三陟遞来之
後洛濱仙傳説以當初尹妓書辭則省菴曰當時若見其札將不忍棄去故吾乃如是爾
每與我　先相國言使我離却尹妓云可想省菴之金愿其心也
已卯季秋念後我　先相國與省菴偕出湖堂省菴時方舍人而我　先相國吏曹佐郎
也聞戶曹正郎金復一為京圻宣傷御史明日將辭　朝云　先相自湖堂持酒與　宣
賜餅呂乘舟順流而下至陽川斗尾亭舍瀌滘與表從兄主省菴仍為留宿於亭舍將於翌
日泛舟於楊花渡為迎金御史以為流連之會也伊時嫡三寸三陟府君方以幼學居于
先相亭舍省菴以大餱斟酒罰飲曰兩兄遠来訪汝而汝乃安卧於好江山之故也云
其翌朝晡時泛舟於楊花渡金御史差晚渡江省菴使之結舟中流終日酣樂陽川縣監
亦以御史支待事乘舟而至令與同遊談間或有時省菴令舍人所下人告古風於戶曹
正郎前又令下人告舍人所古風於陽川縣令之前云　先相止之而省菴不聽至日夕
乃罷各自散歸我　先相國與省菴兄主罷歸又為留宿於　先相亭舍翌朝與省菴

主泛舟流下至于陽川客舍至日晩後乃罷御史發向金浦郡御史在坐時爲感 先相
之意而令下人盡入陽川踏驗文書皆繳磨勘不量一處不咎一事而去本縣下人本來
疲殘之類惕於御史風聲莫不悚慄其爲無事至於如此故下人等齊来謝於斗尾亭舍
嫡三寸前云嫡三寸亦隨參於兩日之宴皆其目覩之事故爲語平時勝事於余矣
仁祖朝尹監司鳴殷令監以京圻都事任灾傷之使来謁厥外祖韓興君李德演令監於
斗尾韓興君令監爲耽斗尾之絶勝精構亭舍栖遲而與我 先相亭舍相距咫尺之地
也尹監司頗困陽川倅於踏驗之時幾至生事云大槩比之於昔時人情世態似不及也
户正金復一鶴峰是主也余少時聞之熟矣
松江鄭相國澈字季涵延日縣人也生於丙申遐壬戌文科 明廟朝也爲人清明能文
而性飄輕嘗與具贊成思孟申判書磼會於都堂之時 仁嬪送惠壷果於申具〻則
仁獻王后先考而申則信城君夫人之叔父也具申要與共飮則松江掉臂曰吾豈敢於
自 内出送之饌乎具贊成色沮而申判書怡然飮之云松江及爲相於己丑治獄時亦
以輕卒不有寛恕之事三歲連延死者幾至千餘 宣祖大王竟悉大怒命罷官工曹壬辰

治

於還癸巳又[illegible]甲午冬卒於江華[illegible]

嘗題咸興樂民樓詩曰白岳連天起城川入海流年年芳草路人渡夕陽樓 戊辰[illegible]

退溪先生之還鄉也追至廣津而不及題一絶曰追至廣陵上仙舟已杳冥春風滿江思

斜日獨登亭云其才不可及也見栗谷集則世以宰相子孫其先公鄭惟沉也判書溯之

四世孫而松江母兄乃兵曹正郎滋而以桂林君妻娚被刑訊竄於慶源沒於配所松江

先公至老未嘗忘于懷有時言及必下淚云此言乃松江先公誌銘栗谷先生所撰也松

江身親見其酷禍於一家之内而至於己丑之獄身爲委官終始主張其獄而少無寬緩

者何耶深可異也 仁宗大王淑儀鄭氏乃松江姊也 宣祖大王昭儀鄭氏亦乃松江

之兄滉之女也

漆林尹壽坡平人也開 國功臣尹虎之後裔也漆林之胤曰滾聖以生員上靜菴復官疏

於 仁廟初服之時登文科官至吏曹正郎其子渟字止叔魁 宣廟朝癸酉庭試又官

至吏曹佐郎尹世居青坡北岸癸酉夢登龍頭入于慶會樓其年魁慶會庭試青坡之人

至今言之也尹以名官訟其先世奴婢人或詆之尹題一絶云斃從竟天下清風有許由

兮中無奚物猶挈自家牛其詩不但名於世亦善辞令厥考尹泰仁嘗借濟德賦於韓
系判述令監為陛補壯元金光州行語尹曰汝之子能文果至於此耶尹答曰非難也乃
述而也為一代名言其孫珹瑫並登文科俱踐清顯修撰判決事珹之子徵夏徵周夏徵
子今登文科 尹修撰萠祖母同生甥也

宣廟朝漢陰李相國休察嶺南也歷訪樂齋徐清安思遠贈以詩曰四山蒼翠正當門洛
水伊川此會源古兒古心韓子句真知真得晦翁論碧梧枝老霜侵榻黃菊花盤月上軒
欲問主人彌樂志醉中忘我又忘言至今嶺外多士稱誦云李相長子李尚州汝圭辛丑
榜進士也其女婿即洪鹿門慶臣之子鹿門初喪自洪喪所来過金同知令監前令監問
鹿門銘旌何以書之耶答以忠清監司書之矣同知令監以謂誤書云答云余曾於禹系
議俊民之喪吾先公以全州府尹令書之故吾使監司書之也同知答曰府尹雖是二品
職監司亦且二品故追贈先考弘文副提學曾經者豈以監司書銘旌也哉君其誤矣思
之到今雖以監司贈及父母銘旌書之以顯職固宜矣爾

萬曆甲午是 宣廟二十七年也十一月初五日我 先相國以右贊成兼吏曹判書

拜右議政之日 刑曹判書洪汝諄[illegible]翁即時来拜于 先相[illegible]斟當[illegible]難之餘亦汝
豈為政丞乎我 先相國笑而荅曰吾與汝少時登第入于槐院免身之日與汝同入伊
時在堂先生輩望吾入来而一齊起立稱之曰他日政丞人入来矣云此言汝已忘却耶
且汝則官位堇止卿列而何敢甫汝於大臣之前耶洪判曰當時先生王宰之言我未之
記也云盖 宣祖大王以諸王孫入承大統設即位增廣四十人而其中廿人選入承文
院伊時先生輩雖以戲言起立而亦乃為威儀瞻望而讚也談話未幾金東岡於 先相
為極親之友而以大司憲趍進于 先相前進前拜訖退跪于席上言語擧止極加敬謹
洪判在傍畏憚大司憲威風次次致敬危坐恭謹旋欲退去而言曰小人辭退矣 先相
故令挽之曰少遲之及其退出 先相又曰與令有可議事明日須更来翌日洪判果更
来 先相曰汝於昨日乃知天之高歟洪判撫顱後曰又將不勝支當於公廳矣且吾於
壬辰謫于吉州矣咸鏡監司今方有闕我若除去則亦復有光也汝須薦我除之可也
先相出仕後即薦為北伯洪判書性稟驕亢易與人生隙終始得全交道者實鮮焉戊戌
年間與李鵝溪相國相較同被削黜居於呂州昂德戊戌冬我 先相國卒逝三年後鵝

溪謂我嫡兄主曰汝須往昂德洪所察其窩德之辭不辭而還也丹陽嫡兄主依其言而
所教乃往于驪州昂德拜於洪判書前則洪判書曰余在罪網中居於鄉曲故不覺汝之
脫裏也悲歎可言丹陽嫡兄曰亡親所交執友唯大監也喪中雖未来拜令豈敢忘于懷
也洪判書乃曰汝之情事實雖如此而於今汲汲来見我者必是汝外三寸李某之所指
送也丹陽嫡兄終未獲措一辞而来常常語之也
南峰鄭相国之衍即文翼公光弼相国之曾孫也生於　中庙甲申游於履素齋李仲虎
之門晩而不第至　宣庙朝己巳年四十六登第以　宣庙潛邸時師傅每被超迁至壬
午入相自己巳十四年也卒於癸未其拜相也林塘鄭相国被卜相劾而改卜南峰為相
林塘之被劾而南峯之代卜是辛巳事者昭載石潭野史壬午入相之語恐誤南峰言於林塘曰叔主被論而及於姪何敢出仕耶　林塘鄭相
國曰汝於四歲幼稚之時祖父抱置汝於膝上而坐吾自外入拜則祖父謂余曰此兒何
如兒耶吾對曰吾家千里駒也祖父曰汝言是也然與汝當作相而雖一日必先於汝也
言猶在耳須速出謝行公可也云南峰兒局凝重有大臣風度當壬午尼湯介進陷慶涵
之詩祭父与李曾門言入上部堂而吏張事一人寺密重及筆見而入鄭相国專語下人

曰兵判復速退去可也退去後乃致其錄司曰吾雖不似攝位於相國而兵判不可失體於都堂兵判雖不識體面汝以久遠錄事何不言之使無失體之事耶大臣齊會之地不當如此笞至十杖而曳出兵判乃自持文書與筆硯而入以決啓達公事而少無慍色出去後諸相咸稱栗谷之氣度曰兵判為人乃不可及也云韓廣文龍瑞丈即東萊府使性源之側室子而鄭相庶子繼茂之妻娚也余少時得聞於韓丈也鄭相正室只有兩女長適鄭楊州爕前夫人也次適進士丁好敬側室二人長繼茂次鄭別坐繼蕃也相國常曰雖是庶出而既有親子則何必求嗣於族親乎云余少也得見壬午年庶派之人納米許通叙有云至於王者用人之道豈必受其來而方許仕路乎臣有賤息雖未免人言之敀而意實如此也云其持論之正大果類此爾 壬午栗谷為兵判始令庶類納粟許通

我 先相國五歲時卜者言阿只今年有厄會云而可令出避也數月過後而還家則無妨云嫡祖母令乳母出避于三間屏門里則 先相曰我豈可離去父母傍耶嫡祖母曰汝在家則我且有厄云為之奈何 先相曰然則出避可也出去數日乳母曰吾當乍往本宅矣 先相問曰往還間遲速如何乳母指天日曰日之於天自此天至彼天不過頃

刻間也　先相始許之乳母去後　先相即以木抹爲立標日影照處主人老嫗以爲六[illegible]
母去後爲無聊中戲事乳母来後　先相即往立標處而指謂乳母曰還来差矣其期矣
其主嫗知其意大驚曰此阿只長成之後必當爲政丞矣智慮之深遠孰爲五歲兒耶云
先相國二十餘歲時與同時儕輩約出棲於故宰相家其家宏廣而久遠空虛世稱凶
家鬼魅所聚雖白晝人敢不居焉　先相獨與兒奴松竹者往焉松竹時年十三云掃翼
廊張屛風而宿止之厥家守直婢數人皆年老不敢居於內行廊而出棲于大门外行廊
矣翌朝其家老婢入內言曰生員主但與此奚獨宿於此而終無揶揄之患耶　先相答
曰少無其事矣其老婢大異之曰生員主當爲宰相人故鬼魅乃不敢近也後當爲政丞
矣云其日晡時諸公並来會居接數三朔終無鬼魅之患寂然無聞而諸公則或出夜於
外旋見鬼火云而　先相終未有見古語云貴人則陰兵衛護云者果非虛誕之辞也
完豊府院君李曙字寅叔生於萬曆庚辰　太宗大王第二大君孝寧大君諡靖孝公之
曾孫雲林都正之孫濟州牧使景祿之第二子也牧使以名武當　宣廟辛卯擢拜濟州
牧使未發　朝廷爲憂倭寇之犯境濟州遠在南海外九百里之絕遠乃以公移授濟州

牧使渡海治民一以公平汲至壬辰之亂　大駕西幸龍灣公以本道進獻方物於數千
里之外　宣廟大加稱賞而特命加資至丙申年間遭其親豊德郡守公之喪而　上猶
未許遞使之起復居官晝則區畫官事夜還服喪哭而達朝丁酉被於任所在濟州凡七
年也完豊自其親任所濟州衛中於丙申年入轉于海南祭婿外三寸宅甯完豊少時業
儒能文矣乃於癸卯中海陣武科拜宣傳官而陞六品中年沉滯至辛亥除長連縣監造
官舍又以善治陞堂上轉授谷山郡守是甲寅乙卯年間也捉惡席十餘而復陞[illegible]
丙辰拜缺山戊午遭母夫人喪至于光海府　大妃論始發之時卽捲家而入于[illegible]
無復更還意喪中入京與申平城景禎君愛[illegible]同宿申曰君緣何故而入于海曲欲
為久居乎完豊答以倫紀晦塞何以不遠去乎亦將欲乘舟而遁入于齊魯之鄉矣平城
笑曰君何乃爾雖不去父母之鄉男兒事成則為　宗社立功而不成則死豈必遠去[illegible]
國完豊悚然良久曰然無賢主人奈何平城曰有隱君子者而君固不知耳完豊曰吾今
居一里將十餘年今其名字[illegible]盖以為仁城而發也平城乃曰非也　[illegible]長子
綾陽君是也繫國家自戊申後[illegible]者接延而起　元宗第三子綾昌君亦入於誣

告中竄置海島竟至賜藥　元宗長在憂患中四五年至戊午陞遐　仁祖大王方在潛
中甫平城曰吾今往見而若有向意夕當還報於君矣具賚成夫人是平城光公之[illegible]
砬爺同母兄弟故也其夕平城来言　綾陽果與君欲一面甫完豊即與平城而偕進
仁祖大王居於外行廊一間以藁席遮四壁而坐指平城謂曰每因此族丈飽聞令監
華久矣今而得拜可謂幸矣夜久穏話而退自是年至癸亥凡六年也完豊於壬戌拜長
湍府使伊時　朝家移府居於德津山城三月十二日完豊領来伍軍五百餘名来會於
延曙奉　仁祖大王而入于莊義門至昌德宮光海踰垣出走閭家　仁祖大王即位於
仁政殿即詣慶運宮祗謁于　仁穆王后之前奉　大妃還御昌德宮焉盖延曙莊義之
國初命名至此而驗我　國家再造之運豈非前定而然也
余嫡三寸叔父三陟府君曾於癸丑春拜翔寧郡守夏初朴應犀告変延興一家闔門被
禍終年竄治至於甲寅光海移昌德宮　慈殿獨御慶運宮世祿之臣與當時士大夫孰
不痛焉甲寅自春徂秋而大旱三陟府君以祈雨祭執事之官承差永平縣禾積淵此雨以祈雨極
盡之地頭而始祭之所也而還官謂言曰今番得拜於　綾陽君于禾積淵乃天日之表而決非人臣之

像也未久國必將敗而又言曰　政丞兄主在世時每嘗言曰其贊成家楊州驛[illegible]
所乃極吉之地云如是承教矣今見　綾陽君儀表其山所發福自此可占矣其秋又差
五冠山祈雨祭官進往則　仁朝大王又以獻官前進祭後飲福行酒　仁祖教曰韋爾
祈雨祭官又此相逢不然何由更遇綾寧使君也三陵府君對以前日得拜於永平禾積
淵之後心常懸慕矣不意今者偶爾更拜可謂天賜其便私自幸幸今承款曲之教尤切
感荷爾　仁祖頗有色許款接之意故而又謂曰吾則年已老矣似未及見之也汝當
見之爾未嘗不嘆服而常常言之三陵嫡三寸府君庚申即世而　仁祖癸亥年反正大
凡天生中興主亦其偶然哉　三陵嫡三寸之所見可謂神矣當乙未歲　仁獻王后自閔
西来于海州十一月初七日　仁祖大王誕生于海州吏家伊時　元宗大王聞其難産
為問於卜者咸忠元則對以明日酉時量當解娩而必為三十年太平君臨之主也云
仁祖賓天之年己丑年自癸亥為二十七年爾　宣廟命名於　仁祖而小名亦可見
宣廟之意也天也　仁祖以諸王孫入聘于西平韓相公之門西平傾心待之一家謂之
寵之呂義判爾徵鄭監司百昌俱是同婿而呂則處事不為疎漏故一家謂之[illegible]

上加冠也鄭監司每事輕發故存以戒慎之義而反剔着之乃謂之蜜之蚤上加冠蚤甚
輕動之物也至於　仁庙謂之寵之云者龍上加冠其亦異哉
愚伏鄭判書經世嘗於　仁庙朝入侍筵中講宋史而至朱文公名乃諱而謂之朱某云
則月沙李相國進曰鄭經世謬矣君前臣名不當諱也愚伏拜而啓曰李廷龜不事聖賢
之書也君前臣名之謂者乃我國之人也朱子以中朝前代之人而繼往開來之先賢何
敢不諱而言其名也　上下敎曰卿言乃得矣月沙不得進一言而但起拜而已以此可
見愚伏之學問上工夫出於凡人也
姜叅判籤晉州人也第籀字　号升虛堂兄弟登第伯氏生於丙辰卒於辛亥年五十
六歲韓平李相公輗曰今夜月明何處宿乱山殘雪是新阡云官至吏曹叅判大司憲薨
暦甲辰年間為江原監司所用小刀不滿數三寸原州牧使名不記使工人新造令通引
納于硯匣公開見之索其小刀曰何在耶小童對以此刀則入於穴匿矣出而置硯中而
新造小刀則給于小童使之還納于府伯曰可他日應來於所知人云其清介不苟也如
此有一子名鶴年字伯久生於萬暦乙酉能文善書領袖士林自麻論之初下鄉不見科

擧至 仁庙改紀後爲洗馬拜持平掌〻出成均館司業而不爲上來適戊辰柳壽之[illegible]
謀逆仁城賜死之時其辟職疏有云王子珙之死國言未已至用以暴易暴語而 仁庙批
荅曰云〻噫無不可化之人亦無可不爲之時爾其從速上來以副予願見之誠 仁庙
虛心待賢之誠可謂至矣盡矣其時相位但仙源金尚容而已也倡兩司請其罪終至付
處未幾而殁焉惜哉〻〻 殁後復其官爵江原監司姜鎬即其胤也鎬字京叔生於乙巳
登壬午科乃尹監司知敬之婿也 姜同樞檣丁卯生萬曆丙辰登第多歷清顯[illegible]
擯以至掌令中滞終不陞堂上階年八十而始加嘉善即今判書姜栢年叔久即其胤子
也爾 即今参判姜鋧其兄参議姜銑皆姜判書胤子也中滞云者[illegible]有說焉
尹監司知敬字幼一甲申生也相國溉之曾孫 宣庙朝副提學覃戊之第二子也持身
清修當 仁庙改紀之時方直宿玉堂至 仁政殿階下令衛士明炬乃知爲 仁祖大
王而後始爲四拜左右臣隣莫不稱之而 仁庙[illegible]加[illegible]未久拜忠清監司拜辭之日
上引見賜酒 上覽其所着靴子之弊敗 御靴使中官追賜於殿門之外其日
眷至於如此也能詩酒善談論吾丹陽嫡兄主戟曰云〻此乃三十年前事忘卻也可見

世義之重厚也當姜監司之入聘也姜掌令嘗與親舊諸婦問新婦名[illegible]何尹監司[illegible]
女之多不育名而皆以物名不可說道於座頗頗之爲也姜掌令因諸問知尹監司[illegible]曰
女之名果稱鼠婦也伊感俗名也姜掌令不能措一辭而遂爲一世名言也書判尹𡎺其胤子
而尹深兵判而𡎺之胤子也
光海夫人即 明廟 宣廟朝宰臣柳潛之子文陽柳自新之第二女也柳乃鄭林塘相
国惟吉之婿而柳與鄭相蓬萊昌衍同生妻娚妹夫而蓬萊爲相辭不行公者再三一松
沈相國問之蓬萊答曰連姻王室審知時勢且吾妹夫世雖不知之一偉人每言我國継
是偏邦近觀自上所爲雖矜果川之小邑亦不足以治之也如是而其能久乎只有公娚
妹二人余豈不欲源源相從於日夕於心爲惧内賜酒饌之或送之不得與共也児子輩
徒享富貴似不得善其終也其於衾枕上用素褥而居之卒後十餘年至辛酉夫人之卒
其時此言或行閭閻一松相國卒於戊午秋冬間余於少時得聞之爾文陽夫人鄭氏能
詩有詩語嘗出住西氷庫江舍有詞云來訪沙鷗約江皐不[illegible]園牧芋栗富經扎鱗鮮
肥橐鮨着山翠開樽對月輝夜涼清不寐松露滴羅衣云可以觀騷韵之出乎天也嘗買

舍于會賢洞一日得詩句於抹樓下以血題云終夜行千里蒼茫旧地空悲號無日月誰
識血流紅其所書之紙則竹清後也即放賣其家、、為安奉事惟敬先考直長重點賈
而居之矣至癸亥反正光海夫人自縊文昌柳希奮兵判希發皆誅死戊辰柳孝立謀逆
宗族盡誅文陽之見不可謂不神也蓬萊相國至 仁廟朝冬避亂於水原地丁丑歲也
仍以卒焉去癸亥十有五年之間也其伯子廣成為判書孫太和致和並為相國公之第
二子廣敬為兵判子知和亦為相国世之為相自文翼公為七相矣豈不盛矣哉
鄭領相太和壬寅生弟致和相国己酉生而並登丙寅第設筵之日 延平李相公往參為
李以金提郡守登第於 宣廟朝四館齋會則凡為通仕籍後及第者俱被呼新來者此
其例也四館齋出立呼延平新来則延平不得已負背而進諸四館進拜而退云其冬蓬
萊相公謂言以孫兒輩復覩太平盛事也云爾
萬曆辛卯鄭松江之被圍置於江界也 廷議以洪監司世恭為府使而送之洪即與我
先相国最親切及其除也我 先相國邀致于家而餞之亦當時之時風云洪問於我
先相曰定送廚人數人於鄭之配所而托以饌品之不善數杖其廚子則廚子怨是而

必有致毒而殺之也有言之於我而未知此事如何耶 先相大責曰如此邪慝之論出
於何狀之人耶公雖以余為最親而説也更勿發也大槩鄭也渠雖有當死之罪不可使
我 聖君致有殺大臣之名於史冊也竄置之足也何當為邪慝之亂耶復曰孰為此言
乎洪曰吾亦知其不可此舉也終始不言其所為言者云癸巳春鄭以三都收復謝恩使
行到定州松江聞吾慈親滯在其處時我 先相國在海州 行朝之日而吾慈親自伊
川避亂所壬辰十月八往郭山移定州癸巳 大駕移蹕海州 先相扈 駕而行時當
搶攘慈親留滯定州而未及上来矣鄭相乃言于定州牧使金壽男曰 金判書別家下
處食物從優題送為望屢〻言及金牧使以租一石太一石書填單子以示於鄭相之前
蓋牧使之亂雜中用大手之事而鄭亦以為少而大怒之分付于行中乾糧所除出大米
五斗各入於三帒合一石也又以小米五帒使軍官領納於下處定牧懼而亦加書白米
一石而送之云吾慈親癸巳十月還京後一〻告達於 先相之前則 先相曰前日我
與江界府使洪世恭有所云〻之説厥後松江有得聞之事彼必德余而以饋汝以食物
者也言飛千里之語豈不信哉為教云

院

領議政昇平府君金瑬字冠玉辛未生號北渚義州牧使汝岉之胤也魁丙申第 宣廟
世出入臺侍至光海時以論不合廷請以同知中樞府事時[illegible]南郭朴東說今歸陽[illegible]
家壬戌年間嘗謂所親曰後世知非[illegible]而爲 社稷則足矣逮癸亥反正爲首勳居南
郭同里時青坡士子受學於北渚者頗多爲吏曹參判大提學時朴龍仁㷆[illegible]則適無
尊客座上只如沈宗直輩數人而已言及我 先相國事北渚曰以耳目所見君臣之際
恩眷之偏重無逾於 金相國之於 宣廟時也即今不佞以首勳猥蒙 恩渥而方之於
金相則蔑如也云沈與諸人問台監何尊稱 金相至於如此耶北渚曰先親與 金相自少
同接又爲司馬同年其所交誼至切何不尊稱之云 北渚先公與我 先相國於隆慶丁
卯同捷司馬試而北渚先公則後於我 先相國十年丁丑始登泮試壯元而於 先相
同接司馬同年而乃爲後進也歲辛卯 先相以 聖節使赴京伊時北渚先公方爲義
州牧使也塞外逢迎握手相歡 先相留十餘日於灣上（丹陽當祖就理故留灣上知爲豪 故淺啓行云） 北渚先公㞐[illegible]
設宴於衙中又要 先相入于衙內出現其荊室云相親之至切至於此故北渚領台乃
如是爲言爾翌年春栗醉行守城[illegible]打殺下吏以此就理云壬辰四月倭寇渡海自 上

去邠之時我　先相啓達於　榻前曰如金汝砺之人此時難得須以其為將而其人可惜

功於戰陣矣　上特宥其罪差遣於巡邊使申砬之軍中於忠州彈琴臺申判尹以為合

之卒不滿萬人何能抵當數十倍方張之敵乎戰敗之時金牧使馳出登彈琴臺上謂申

判尹曰吾二人若大呼突陣則可斬數百餘級甯申判尹荅曰何如是輕死於敵也國之

大將也不可如是也且吾辭　朝以死啓達於君父之前與外無他意甯即揹若乎江流

金義州與之鞭馬招忠州壯士趙姓者曰甯可往入于　行朝詳達吾二人之死事也即

鞭馬投下絶崖溺水死云我　先相國每歎曰金公為我啓達而　宥其罪故伊日來謝

於余矣早知沒於陣中吾寧澤出於金吾也云北渚相國剛戾忍詢當甲子逆适之反書

入来也請斬禁府在囚者如奇自献柳公亮李惺尹守謙李甲晉許穆全有亨李時言玄

楫等三十九人奇（谿谷辨誣疏曰奇自献自畫）柳未及元情而被亂斬完平李相國入侍　筵中而以北渚

相国當國自断故不得措一辭云文瞍文嘗問於完平李相國則完平未嘗不嘆惜云文

丈每言及于余也（北渚何足取也曰金[illegible]）

武士元守誠乃我　先相國癸未年濟州牧使時率去褊裨也以弓馬之材有名於當時

者也為人頗善　先相國尊四寸大父金安世欲為其婿而禀之於　先相前　先相曰
守誠容皃頗佳而但其壽限必短不須為婿也安世不聽乃為其婿矣厥後未久守誠為
申判尹砬軍官入往于北青申判為南兵使時丁亥年也守誠以青年病殁於邊塞之途其
旅櫬而葬于忠清道保寧地其後守誠為寃魂云守誠之同生姊為申判尹砬妻一則為
統制使李慶深妾守誠之魂每至其室家預言將來事而父母兄弟之厄患言之而十無
一違戊子己丑年間其姊申判尹妻得病彌留矣一日守誠之魂來言曰妹氏此病終非
可瘵之疾也何不下去於父母所居保寧之地得見父母終若不救仍以埋葬於土鄉乎
其妹對曰吾令監以幼子之故不令離捐而下去也元之靈曰令監時方自本宅夯行入
南大門矣丞令兒婢送于中路請來則必來矣吾將備陳之使得其許故也其妹送人則
申判尹果入來于南大門矣其婢路傳其上典之語則申判尹果來到曰何以請來其妻
曰同生之魂方來此為陳下送之意請臨甫元乃致語於申判尹曰存亡事殊小的豈敢
要使道而言之也　回言妹病入秋則當不救須送于父母處而續其命耶申判尹曰事固
當然而只以兒子之相離為持難也　元曰妹歿之後其兒亦當不保矣如其親見膝下之

悵莫若並其母而下送矣申判尹曰然則下去爲計申判尹又問吾之前程亦如何耶云
曰五六年後國有大敵之長驅使道當爲元戎卒於陣而矣申判尹乃許其别家下送于
保寧至秋其妾果歿而沒後判尹少子不數月而又死云判尹於翌年来見李統制使别
家言守誠之䰟前日所言一一盡符然則吾之生也亦當不久於世也云至壬辰以巡邊
使敗沒於忠州江中申判尹已知其死於敵也癸巳我慈親自龍灣出来於郭山則李統
制使方爲郭山郡守其别家謂言以守誠妻乃金安世女故爲有連親之誼其别家出来
于慈親所者非至一再伊時其别家如是言之也第想申判尹乃一時名將而元之䰟肆
然来言至此乃其氣將衰將逝之徵也吁可異哉
萬曆戊午 帝以楊鎬爲經略軍门都督刘綎竇頌等四人爲大將四路進兵征北虜我
国亦遣都元帥姜弘立以金景瑞爲副元帥至深河刘都督敗刎自焚死弘立以光海密
命觧甲而投降乃八千精兵也左營將宣川府使金應河持以搏戰及軍士盡殁倚於柳
樹下射殺賊無數矢盡以長劍斫殺亦多終死於沙場我 国遣官致慰於經略問安官
李涔乃相礼朴守緒之婿也涔乃太杜徒流故一時名士別送于新门外盤松池邊朴亦

赴於其會中峯少淩海之曰相禮可作詩送贈於[illegible]郡朴答曰工拙間當作詩頭諸君呼

韻也座中呼而難字即應曰莫歎臨歧別深憂此渡難又呼額字則元戎新屈膝 聖代有

何顏諸公聞而奪氣云又呼山字則又應曰殺氣衝遼薊祥雲壓海山又呼閑字則即應

結曰丈夫長劍在何必念鄉閑云滿座無不摧沮不得措一言如徐國楨輩亦未免閣筆

而不得作一句古語曰詩能摧折人氣豈不信歟

領議政朴承宗字孝伯生於壬戌是 宣廟朝吏曹判書兼太學士忠元之曾孫也擢第

爲宰相於 宣廟時作相於光海當戊午廢 大妃議論之起也一松沈相國以不參廷

請待罪於門外其冬卒逝金同知令監以加平郡守送軟鷄於朴相其答札有曰沈相國

卒逝令人健羨不自已也又曰宜不食而死也云感令軟鷄之貺可謝復可歎也云皆巻

韓參議於辛亥春以善山府伯致歲饌於朴相則答札曰去年冬暖歲味皆敗而見之所

惠也則乾柿又無鮭珍謝謝尚善不遠雙璧交輝亦可謂爲郡之樂也惟冀新福云爲

州即韓參議伯兄主也詞翰之敏捷如此也遇時晉濁以廢東宮嬪之祖父爲首相子自

興爲京畿監司當癸亥 仁廟反正之日父子越城至往十里乃騎驛馬抵于楊州[illegible]

牧使乃其五寸叔也作書以寄於次子灵光郡守自歎曰當時不能補正致有今日死耶
足以塞責汝待 國家處分可轉往个戲川先塋先使其子監司自興使之縊死自興不
忍焉公乃大責自興乃縊死公使帶去家奴解其縄以安斂其屍手自公乃自縊死云爾
可謂從容於死也其與柳希奮兄弟視之差可勝甫在 宣廟朝甲午年間朴相以諫官
不采於崔守愚永慶復官之論而呈病親啟覲疏下去天安地丙申年 先相以右拾遺
斥其弘錄圈點朴相以為憾焉戊申年金同知令監為任實倅時朴相適為方伯一日語
及當時事同知令監為言 故丞從兄常以為使道乃以容原君之曾孫朴判書之親孫
而謀避 朝廷大議以此為未便遂斥弘錄爾朴相乃解顔曰然則 手巖責備於我也
其時余以毋親病患呈由出去豈敢避也哉因言其十六歲為金士元婿金即鶴溪之同
婿也鶴相以我 先相辛未遭大故毀粥致傷於哀中三年闋服之後重患休息痢者至
三四載伊時栗谷擬望 先相於赴京書狀官將欲遣之將此意須往白於汝曾祖父前
也我以鶴相之言即於翌朝進往則曾祖父教曰何不讀書而如是早來耶 吾對以大司
諫通情於祖父主前以此早来矣曾祖答曰長者以汝為可使而送之其言亦可依施以

此還報可也爲教到今思之則吾雖幼少之時亦能見可於長者之前也云
萬曆丁巳戊午年間同知令監與韓子李石樓台甫同赴於楓園推官翰家中路遇許
川君朴公朴問兩令將何往也石樓對以推判書往而請享云則凝川曰昨日吾生日也
領相以家果作併風吾不能喫一物今將歸家人必具酒饌矣願與之偕吾而行須勿
捨近而就遠也石樓與同知令監不得已偕往至其家則翼廊果設樽俎矣凝川與八許
坐後呼蒼頭一人持出爛烹牛頭於俎上凝川以謂少年時帶本足往青樓買酒肉之事
可復爲乎令其奴取木升於俎上斫之一邊喫而飲盡醉罷大抵人情雖少壯之時或未
免耽色顚倒之行而及至衰老則必減却而凝川則予爲首揆身爲承襲君人或問其平
日事人不喜聞而自言其少時之事小無忌憚其大過人者如此也同知令監常言于余
甫
萬曆丁亥春倭賊來寇于全羅道地方鹿島萬户李大元以孤軍逆戰于損竹島援絕敗
死水使沈巖節制失律拿致梟示李大元乃武弁而能文嘗賦一絶曰白馬關斷繫柳條
將軍無事卸戎鞘國恩未報身先老羞睹川山雪未消覩此足見其忠義也荷公許其

自甲山家　放賜環来到端川麻谷驛主人家見其壁上題七言絶句詩世上無人識俊才黃金誰更築高臺清霜點盡青〻鬢匹馬陰山十往来荷谷乃大異之招問主人則對以美銭僉使孫胤宗再昨来宿而去其前無此題其後無来客必僉使之所為爾荷谷乃誦其詩於世至今為名作也癸巳年間李兵使鎰以金山郡守遇松雲大師於洛東江上松雲贈李五言絶句曰南國久為客感時春恨多干戈負佳節慕髮怯年華李兵使謂言師若呼韻則吾當作近体詩矣松雲曰不識使君之詞藻何如而七言四韻蒼卒間搆出固難成篇矣李請不已曰第呼韻可也松雲遂呼濱字李即應曰相逢千里洛河濱又呼親字則曰泣説當時意轉親松雲大驚曰不意使君之詩如此也呼神字則秘跡不曽着面目論懷方覺露心神呼身字推移節若輕凌雲釋杖義邉城許国身松雲起拜曰使君之詩可謂無雙矣呼人字則乃結曰勠力王家同一死莫言他日入山人李又次其五言絶句云松雲以一生見欺於人者如此云而常對人言云余於丙辰年得聞此言於長興文生員今已六十一年矣其五言次韻詩忘不盡記也縣此兩公皆名武人也其豪俊氣度可見於詩而比之於庸常儒士之文則以為如何耶

西山大師休正江邊邑品官子也十歲前父母俱歿少時無意門徒而如內典伎書其莫
不慣通名於國中至己丑逆獄名出逆招時居妙香山善曜山號也以金吾郎定命拿來
初到香山寺僧戰慄姜都事問西山所在則在他房而已聞其名脫巾伏地矣姜丈慰以
好言勸令飲食則西山曰山人不識何以出諸逆賊口說不但軀命所關必須不爾飲食
可以得達京師而暴白也小無憂色只請曰貧道無備若不使收合木疋則何以給禁府
下吏乎請少留收合木端云給之後即發到處進食而無程無晝夜故坐則穿膝及至京
師元情後即為放送而翌日 宣廟招見于便殿下教曰值此無前之逆變以致橫厄於
山人矣可嘆為教又教曰聞汝名字既久而未見故如是招見也 上乃以所御綃子而
時親寫墨竹而賜之西山叩頭泣謝吟五言絶句以進瀟湘一枝竹 聖主筆頭生山僧
香熱處葉葉作秋聲云 宣廟覽而大加嘉歎而又賜茶香白苧布爲及壬辰 大賊出
幸西山以僧軍五百餘名出迎於平壤 宣廟爲之駐駕垂涕而下教曰不意今日來見
汝於此地也休正伏地稽首自爾涕淚汍瀾云西山曰十歲前早喪父母平生未□□
矣至於親承 傳教不覺泣下始知君臣大義誠無間於父子之天也云權執義滋書

後流寓寧邊得聞斯語於西山而言之於余也余來時語與姜碩期文堂言之甚詳

家為僧西山大師遇於人者果如此也觀雪許掌令嘗語余曰西山為人性甚倨傲淩宗

往於襄陽五峰洛山ゝゝ洞口有趙進士者居焉忘其名趙進士與西山相識矣趙以往

遊智異山事召西山ゝゝ乃乘藍轝直造趙居之前而始下趙發怒不起而坐西山入其

室立而言曰勞矣趙曰若其勞矣何必出耶西山曰此處乃無主人之家也即因而起出

趙大怒方欲曳下毆打而為其侍人之道而隱忍不發云西山為人固非凡流而不聞士

夫相敬之道如此云

崇禎甲戌年完豐李相公曙爺為兵曹判書時一日謂余曰名人子孫可用為初入仕者

汝須聞見於汝之所知士夫間而言之可也余即問於許佐郎傅氏許時未登第而在進

士之日也許言宋象賢子仁正郎之胤宋根君知之乎吾對以但聞其名而不見其人矣

許言方奉其偏親居在鄉曲若使得食寸祿則乃以名人奉祀孫豈不公道之為乎有光

於世矣余即入告完豐則完豐喜曰吾所以問乎汝者果欲得如此人矣後日政首擬於

四山監役之望而懸之以忠臣宋某奉祀孫　仁祖大王落點宋根為監役後為督郵數

處而終不為守令盖完豐爺之公於為政也如此固非今世之比也亦可見世道之日下
也
鄭愛男僉知也即東巖李大諫之吏郎時廳直也東岩以交游汝立事被逮下理栲死於
杖下愛男終始不離於後泣涕如雨東岩歿後誰復顧者鄭與東岩夫人三寸姪朴僉知
宗賢埋葬於高陽邑距五里碧蹄嶺幕近處鄭每言曰東岩無子女其墳墓無守護之人
如吾死後則必無知者可勝嘆哉仍謂曰余從容往拜墓山仍以識之而余方年少時故
迂延未果鄭僉知死後余來原州後朴僉知宗賢丈亦寓同鄉故一日語及於朴同知前
則答以吾今年雖中間年紀已多漯漯衆塚將難卞知即今雖往高陽奈何云云鄭僉知
以此名於世間而至於實僉知其子夢台以譯官為嘉善子孫蕃衍宜享福祿也已其姪
夢弼之作孽也亦不以家人視之云此尤可觀者爾 巖忠州為高陽倅時有一常漢來言其墳全在處仍以其漢為全直云
余少時言無顧憚必大言之娶妻後韓參議令監每常謂余曰凡士夫作宰州牧時收捧
還上之際或以任意杖下士夫於心不安也以士夫凌辱士夫甚非其理云余對以不但
施杖此外尤有大焉至於誅殺之時若以其罪而亂法以治則有何不安者乎云則韓

試令監笑而答曰與敵對壘則或有誅殺而至於[illegible]之時徑[illegible]杖於士夫
安心乎汝其妄也云到今思之則其爲長者老於事者不覺歎服也余於丙子亂後來寓
於此鄉以家食窮乏受食官糴當其收納之時雖有穀物未及巻正量輸納歲前到此
方悟答巻令監之言也

黃大諫床字子由生於萬曆甲辰參議致敬之子　洙之長子而尹判書毅立外孫也
萬曆辛亥年間鮫山許筠配于咸悅與其姪許殿中及李學官元亨往于扶安邑內五里
程邑婢癸生携琴而在席漢城判尹尹銑嘗宰扶安竪去思碑而尹乃癸生之所愛也鮫
山指其碑語尹癸生乃泣下　鮫山即吟一絶一曲瑤琴怨　　峴山當
日　　墮淚無此乃鮫山絶作也其後李學官元亨謂以己作傳播於世可
咲也李以鮫山孩童相隨又是同庚也丁巳年鮫山爲考官時李登司馬試人不自知其
本文而乃以鮫山得意作欲爲得名於世而謂之己作誠可哂也已